

國

朝

文

匯

國朝文匯乙集目錄

卷四十二

儲研璘

字硯峯號偏園江蘇宜興人乾隆甲午舉人有偏園古文集

郭六傳

文學謙受吳君傳

知永北府心齋錢公家傳

蔣貞女傳

楊履寬

字裕如號東亭雲南太和人乾隆甲午舉人

于園記

王賓尹先生傳

沈節母傳

胡昌基

字星祿號雲仁浙江平湖人乾隆五十四年副榜貢生著有石澗山房詩文集

遊陳山記

董詔

字模園陝西安康人乾隆甲午舉人

遊釣臺記

陳庚煥

號陽國福建長樂縣人貢生著有陽國存稿

私擬南臺水利隱憂議

十

易堂德隱錄序

十

擬增補明儒陳一齋先生傳

十一

林孝子傳

十二

記閩安壯士

十三

趙希璜

字渭川廣東長甯人乾隆甲午舉人官河南安陽知縣有研牋齋文集

與顏侍郎論教匪書

十四

韋協夢

字云吉安徽蕪湖人謙恒子乾隆甲午舉人官知縣

秦康公論

十五

吳論

十五

讀魏世家

十六

戴震

字東原安徽休甯人乾隆壬午舉人庚戌歲四庫全書館纂修乙未特授庶吉士有戴氏遺書

與方希原書

十七

送右庶子畢君赴畢秦階道序

十七

鄭學齋記

十八

于清端傳

十八

張義士傳

二十

王廉士傳

二十一

戴節婦家傳

二十一

輯五王先生墓誌銘

二十二

戴童子壙銘

二十三

并序

國朝文匯乙集卷四十二

郭六傳

儲研璘

余從弟玉聞客蜀數年歸。書為余言郭六之為人。也。余異之。作郭六傳。

郭六者。江陰市人也。其鄰吳某以乙科將令青神。而艱於裝。吳之僕有給六者曰。若居積於市。拮据所得。日百錢耳。曷以所有奉我公。隨官人高車駟馬。且償而息十倍。六是之。乃罄其貲。得百金以獻。而隨入蜀。既至青神。六無一長。居署中執爨而已。久之。吳公亦已忘郭六之所以入蜀也。而役使之。其公之子若猶子。下至臧獲。胥役使之。而六亦不自言。日執爨事。唯謹。久之。吳以侵冒軍儲落職。於是諸子諸猶子下至臧獲。各席據其資。或不告。或詭告以故。皆去。比吳入獄。挾襖被從者。郭六一人耳。吳公性仁而闇。諸子用事。欺之以至於賤。既賤。諸子爭擁厚貲歸。而吳公特貧甚。六忍饑寒。事之彌謹。當是時。獄中謫官凡數人。常許酒過從。六竊私念我公數飲食諸君。而諸君聞至。醴酒不設。非報稱禮。乃私以百錢市酒脯。伺公與客談且久而敬進之。客既去。公問以情告。則怒而詈之。六直受不敢出一聲。詰旦竟去。去久之。突以僧服至青神。復謁公。泣拜階下。公且喜且泣。下曰。若胡以僧為。余所虧項。賴僚友相周。十有六七。俟諸子鬻產。至可千金。幸而集。猶有首邱想。而胡以僧為。袖出一金。若持去。

候逆旅中。朝夕當入見我。六頓首謝去。之旅次。忽病。略不省人事。沈沈如醉。凡十日。而吳卒以限滿不償論斬。斬之日。逆旅主人彊扶六起。推其胸。號而呼。告之。六瞋目直視。忽疾趨出之市。伏公屍而哭。極哀。一市人胥出涕。既殮公。葬城外隙地。凡知公者咸來唁。玉閭往與弔。見六衰麻被體。執杖匍匐柩前。稽顙奮拜。哀慟如孝子云。玉閭故嘗之青神。交吳公。雅知六。因勸之歸。且曰。爾有父母。曾聘妻未娶。豈得僧終異鄉者。余不久南還。盍隨我返。六不應。既而候玉閭於寓。泣而告曰。六不歸矣。黃連二觔。幸致六父母。為贍老費。囑六妻速嫁。六不歸矣。則再拜號慟而去。

偏園子曰。異哉郭六之為人。也。儒者好以是非繩人。於理不識於六之事。作何評。隱也。夫無故棄其垂白之親。已聘未娶之妻室。捐百餘金。隨人於七千里外。而為之賤役。為之子。卒也。甚而為僧。其無乃非人情。然以其人親所生之子。若姪。暨用事僮僕。籍其財。掉臂去。不顧而一鄰人之子。又愚其破家自隨。而訖患難生死以之。則又何也不亦異乎。玉閭自蜀歸。過眉州。與人有指峨嵋山頂。曾於此中見郭六云。

文學謙受吳君傳

君姓吳氏。名謙。謙受其字。先世宜興人也。生於如皋。育於武進。奔走於江浙閩粵之間。年十八而歸於宜興。越三年而隸於虞庠。又三年而卒。卒之日。年二十有五。儲子

曰。嗚呼。天之必死謙受。與謙受之僅以二十五年死也。悲夫。夫人無不有死。獨謙受不可遽死。而竟死。悲夫。謙受幼失怙恃。隨叔父欽修鋤口四方。既就食於外家朱氏。朱固如臯望族。科第甲邑中。諸舅氏以謙受貧。初令學塾。則大怒曰。吾家累代以文章氣節相傳。奈何至我而輟。且男兒生不讀書。復何事衣食為。諸舅氏微聞之。姑令就塾。則頓悟絕人。超出儕輩。數年舅氏不能容。乃歸宜興。至則無以為家。依於從伯懷青先生。時璘方受業先生門下。即與訂交。令三弟桐以師事之。延之家塾。每春秋暇日。縱飲歡呼。酒後劇論古今人材得失。文章高下。堅持己見。不少屈抑。住復辨難。咳唾滿前。項發赤筋。起如箸。至漏下四五刻不止。性耿介。磊落不羈。與人交。必誠直表裏如一。人有過。輒面責不少貸。而尤寒傲氣剛。不可一世。凡貴介者擁賢者。苟非其人。雖至戚亦屏不與通。偶相見。未嘗接談。至或不與拱揖。稍拂其意。輒拍案嫚罵。必以氣凌之。以故里中膏粱子弟。多畏其狂。年二十。就童子試。不售。則大怒。發憤讀書。明年春。走桐城。時余再從叔某為桐城令。見而奇之。為款留訓諸子。數月歸。告余曰。吾今乃必售矣。適學使江右劉公按常郡。擊賞其文。拔置上庠。遂補郡博士弟子。其秋應南闈試。黜復大怒。閉戶窮經。卒以衣食不足。乃復館於周氏。每脯資所入。輒沽酒置精饌。招同志諸人痛飲。金盡解裘典酒不少吝。必極歡而罷。時謙受家奇貧。

常衣單褐衣卒歲。婦女二口。朝不謀夕。釜甕常懸。迄不顧有勸之節儉為家計者。則面唾之曰。吾本寒士。那得窮奢。且丈夫富貴。自應有期。曾見奇男子讀書而饑寒沒世者乎。即餓死耳。命也。何必筵間作此酸乞態。因高歌太白天生我才必有用之句。乃大笑。則又飲酒。謙受既貧甚。復豪於飲。乃益砥礪刻苦奮志讀書。為文章勃勃有奇氣。周氏與余為此鄰。余每夜分過書齋。見其挑鐙誦誦寒暑不輟。然體病甚。往往嘔血。余心憂之。勸少息。不應。乃私於人曰。吳君魁才也。甲子當售。恐雋後壽不足耳。詎意未至秋闈。遽於五月中疾甚。竟以死。悲夫。謙受大父冲扶公。諱崇中。康熙丙子科經元。余從叔祖畫山公。與為神交。亟稱之。自以為弗逮。父名某。叔即欽修名某。胥負雋軼才。未用於世。詳吳氏家傳中。謙受娶胡氏。生一女無子。嗚呼。余嘗讀畫山公所撰冲扶先生傳。想見其人。殆如秋水晴霞。深渺莫測。又如萬仞懸崖。孤峰獨秀。不可攀躋。既讀其文章。益歎以先生之才。而僅舉孝廉。不竟所用。是可悲也。閱兩傳。至謙受。方擬克武祖烈。而益大啟之。何虞復早世以死。後嗣斬焉。悲夫。世家子弟。弋科名。奔走京師。取青紫如拾芥。而謙受卒不得一第。天平抑命也。生有奇骨。必有奇窮。其或竟以奇死。庸庸厚福。奇士困折。嗚呼。殆不可謂非天矣。夫天亦何不可以阮謙受者。而遽令無嗣以死也。豈不哀哉。

知永北府心齋錢公家傳

公名恆字立人。心齋其號。貤贈中憲茂才西園錢公孫。累封中憲。知莆田縣。弱梁公仲子。弱梁公以名進士起家。文章政績震耀一時。終於邑宰。不竟厥用。人或惜之。公少稟庭訓。輒留心經世之業。隨任莆邑。雅多欣助。弱梁公以為才。

憲皇帝御極之元年。詔六館高才生。老成練達者。俾以州佐縣。倅錄用。公由例貢生引見。奉旨發往雲南。獨以知州用。初補姚安府姚州知州。調知祿勸州。又改

雲龍州。尋陞奉天府治中。制府少保鄂公撫軍張公。以邊地需才。合疏保留。奉旨

以陞銜管知州事。雍正九年。同知雲南府。其明年特授永北府知府。公以弱冠之年。

馳驅邊徼重地。精察幹練。如夙成。撫綏駕馭。所至興除諸務。次第舉行。頌神君者如

出一口。高厚惠者。世襲土同知。驕蹇不奉法。橫於姚安。民不堪命。公始至。堂惠進謁。

以千金為壽。峻卻之。旋廉得積年暴橫狀。通稟督撫監司。按律遣戍。彝民無不稱快。

姚州蕃棚驛。迤西數十里。平疇曠野。苦乏水道。公相度土宜。開浚川渠。捐千金為倡。

居民踴躍趨事。數月告成。迄今舟楫通行。田疇灌漑。姚人立石誌功德焉。其在祿勸

州也。州轄二十四寨。逼通彝壤。值土府烏蒙告警。鄰邑胥震動。公躬挽戈弧。練兵訓

士。設法防禦。闔境晏然。公之功也。滇自吳逆以重斂病民。相沿日久。積弊未除。公既

涖永北任。詳請分上中下三則定賦。又嘗攝趙州篆。豁免浮糧千餘石。胥勒索以志
民困。始魁府屬永甯與川省接壤。先是兩界彝民。因報復仇殺。致興兵捕勒。牽引多
人。釀成大獄。公至。虛衷鞠訊。既成讞。上之。誅首禍二人。餘力請省釋。所全活者甚眾。
永北僻處遐陬。文教未興。公創建北賤書院。割官莊田穀六百石。為諸生膏火資。又
慮遠所士子。不勝跋涉。更分建清水金江浪渠永甯中洲順州講舍。胥延禮名師督
課。暮年。比戶絃歌。彬彬多文學。選而嗣是。雋承宣司試。雋禮部試者。滋接踵矣。治永
八年。吏畏其威。民懷其德。士服其教。政聲日益騰。制府大僚。擬不次薦。擢會丁外艱。
歸里。服未闋。遽卒。年纔四十有三。惜哉。公性慷慨好施予。同邑人流寓滇黔者。多方
賑卹。不幸客死。代為經理。訖致其喪歸。家居惟德施是務。諸利濟事。殆不勝書。事弱
梁公暨陳太恭人。尤克養志。雅體弱。梁公友于念切。迎養世父暨羣從昆季於署。晨
夕聚首。以博老人色笑。歡弱梁公既卒。一號骨立。萬里之外。扶藪南旋。哀感行路。歸
甫年餘。得疾殞命。論者謂實死孝云。

論曰。永北幅隕數千里。夷獠雜居。稍不稱職。危若朝露。而公處之裕如。八年中。恩威
並著。無犬吠之警。才固有勝人者。歟。地夙多虎患。海腰鋪為尤。公涖任數年後。忽有
二虎馴伏海濱。久之赴水死。一時名士爭賦溺虎吟。以比渡河之異。德政所感。詎不

信哉

蔣貞女傳

貞女師濤。蔣氏子蒼女。三歲喪母。既長。貞靜寡言笑。家貧。所居陋室數楹。以葦箔蔽一椽為寢處所。貞女操井臼。習女紅。寂不聞聲。非至戚比鄰。莫知子蒼室中有女也。年十五。許字胡氏子彥喻。越三年。彥喻夭。胡故後塘世族。而彥喻幼孤。依孀母以居。亦貧甚。貞女聞赴告於父。請奔喪。子蒼不許。貞女飲泣不食者三日。子蒼百計解慰之。貞女曰。兒業受胡氏子聘。雖未成婚。夫妻名分已定。曾有夫死而不哭臨者乎。父乃與約奔喪。過返。既至。胡氏謁夫墓。縮酒酹地。號慟幾絕。鄰里婦稚聚觀。無不泣下。貞女徐起拭淚。去衰麻。易素服入室拜姑。姑泣止之曰。余老矣。家四壁立。無可為生計。重累賢女無益也。貞女曰。姑老矣。又喪子。有媳在。猶拮据以養。若并遺媳。姑真無活計矣。乃哭告其父曰。兒不返矣。兒受胡氏聘。即胡氏婦也。死此耳。父兄強之。女折箸以誓曰。兒志決矣。有姑在堂。未可遽死。事姑天年終。所不從夫於地下者。有如此箸。子蒼乃不復言。胡既室如懸磬。而子蒼父子復貧乏。不能自存。貞女躬紡績。易粟米以養姑。而拾野蔬雜糧稗以自給。於是胡氏族中義之。公祠歲給米數斗。而彥喻從兄瑞聲亦時有飲助。貞女胥節畚以奉姑。而自食菲惡如故。當是時。彥喻貧未克

葬。權定屋後隙地。貞女稍暇。輒至其所。手除荆榛。一日見敗碑破缺。即以新碑調反。傅之。歸而假寐。恍見一少語之曰。吾不祿。以重累汝。汝業苦如是。乃不我怨。而汲汲顧我乎。室後隙地。蔓草中。有編英。試往采之。可充數日糧也。女驚寤。以告姑。姑曰。吾子也。相持悲慟。如言往。果得豆盈筐而歸。嗚呼。幽明之故。難言之矣。抑貞孝之至。實有以感之歟。貞女歸胡氏。凡十有八年卒。訖克如前誓云。

論曰。胡氏自大中丞公。以進士起家。文章德行。彪炳史乘。顧越百餘年。尠有聞人。當貞女之歸也。族虞階有女字吳姓。未嫁。矢志於貞女為從姑。又有豹文者。子天。媳周氏亦奔喪勵節。於貞女為妯娌。一室三貞。邑里健美。中丞公之遺澤長矣。而獨鍾於女子。則又何也。

于園記

楊履寬

光業先生為園于宅之南。西倚崇石。右帶連岡。前環以溪。溪之外。羣山如拱。揖于牆頭者。不可勝數。其左則屋宇魚鱗。樹木交陰。翛然令人有南村之志。園之中。因水為池。時荷以待。夏略一畝。池之上下。雜樹果木花竹。果之類。以梨為勝。樹少而種略備。竹則或動節參天。或叢蔭幕地。自龍絲以至雲母。靡不有。其餘花卉。供點綴而已。余以己亥春。首為難足之遊。王月朔三日。自山返。謁先生於里第。翼日遊于園。時則梅初破萼。池冰未泮。他樹木尚含芽。惟竹頗猗猗。顧而樂之。先生為余言。先世自秣陵遷榆。高祖耀極公。自榆來宅於茲。及先生四世耳。先生伯仲西人。白首雍和。無間言。子三人。邑諸生。從子七人。秀川以辛卯捷南宮。官都水司。達齋文名噪滇西。與余善。則工部之兄。而先生季弟之冢君也。先生又言。祖父世以耕讀為業。里中風俗淳茂。有懷萬之遺。適者。二三子相競於科名。視昔則少殊矣。余初為是園。將以娛老。且為子孫讀書地。子其為我名而記之。余因取君陳孝友于兄弟之義。而名之曰于園。且為記。其名園之意。曰。父母之愛其子也。加其身。是故子之才否。及其榮悴升沈。皆有命焉。而不可彊。而父母之心。則未嘗有殊也。人惟父母之愛薄。乃漸及於兄弟。亦惟兄弟之情乖。乃不順其父母。此孝友所為相需。而一家之政。直從此始也。抑猶有說。

一父之子。謂之兄弟。一祖之孫。謂之從兄弟。過此為再從三從。以至於服窮親盡。相視直若路人然。原其始。固依然一人之身也。循是以思。於凡兄弟之才否榮悴升沈。可以歧視之乎。其得之者不以驕。其弗得者不以忤。吾身同之焉耳。夫如是。然後可以慰生者於目前。而妥歿者於地下。斯其為孝友也大矣。譬之人身。耳目手足均所愛者。假令聾瞶其半體。而痿痺其一肢。吾未見其為全人也。今雲若昆季。年逾強仕。尚能修內則之文。朝夕洗腆忘倦。而霖若刻志下帷。期博一第。以慰先生於遲暮。其於孝均無愧矣。暨自今。終守先生家法。行見斯園之中。樹生連理。竹挺合歡。梨垂交讓之枝。蓮開並頭之葉。余雖駕下。尚將為先生賦之。

王賓尹先生傳

辛卯冬。賓尹先生卒于家。其子孝廉子靜。走狀索銘。余既為之銘。因思子靜狀雖始末備具。而未盡先生之生平。俟稍暇。當別立傳誌。余所聞見于先生。而有當于古人者。卒不果。今年又三月。余偶過江村。宿及門楊大才。中酒夜分不寐。樓外雨聲琅琅。遶屋溪流作怒濤聲。枕上構思粗成。歸而旋病。病愈。索曩日所攜。杳不復得。初秋。因題天峯楊思虞先生像。念余獲交子靜。先于望古先生。又余父執。不可寢其事。乃畧次梗概如左。計余初見先生。蓋在壬申歲。先是辛未。余與子靜受知邑侯沔陽李公。

旋同補郡弟子員。時子靜才名籍甚。余方毀黨。謬附驥尾。先君子攜余試院前。遍拜諸同袍。子靜以弟視余。明年李公陞任湖州。先君子祖道南塘。客既去。偕同人飲驛後僧舍。其地鄰先生宅。先生聞先君子至。特過相視。適座有狂生。放言迂先生。先生面斥之不服。先生怒。欲批其頰。賴先君子以免。當是時。先生髮上指。目如雷。聲如雷。余心懾焉。歸途先君子為余道先生行甚悉。已而曰。此非近世所有。殆古之人也。比余年漸長。屢與子靜戰鎖闥。子靜輒書上考。余亦時弋獲。以意氣相許。時過從先生遊。先生門無雜賓。以課農教子為理。視一切勢利淡如。獨余輩至。必命酒。酒酣慷慨論史事。旁及稗官野乘。人地覬覦不遺。或抗聲歌唐宋人詩。音節高亮。不作兒女子語。又或談近事。追憶父兄師友。感念存歿。輒哽咽泣數行下。其天性然也。先生性亢直。負氣多面。摘人過。人咸憚之。雖余素為所契。時不相中。動見訶責。自非責己而不自是者。不能一朝與居。嗟乎。風之下也。士大夫習于軟熟。競以容悅相高。而惡聞其過。不自今日始。往余讀史記。竊悲淮將軍以酒失為武安所陷。厥後馬文淵遺書戒兄子。今讀其書。意念深矣。而亦以此嬰梁松之譖。蒙葬城西。此古之人所以有緘口之銘。屬垣之懼也。雖然。天下事尚借一二彊有力者相支持。庶幾朝有司直。野留正氣。不至相隨以俱靡。鄭伯頊之言曰。古者學在養氣。今人衣服儒冠。反奄奄不振。余

每誦斯言。為之氣結。士當伏處。朋好往來。柴不敢發一語。一旦立乎明廷。尚望其埋輪折角哉。余鄉風氣近古。以余所聞。若抱真宮培諸先生。不畏強禦。至今有能道之者。然率士氣之盛。同聲相助。是以獲免于當世。近則少衰矣。先生暮年。以使酒罵坐。為一二褊衷者所切齒。幾罹于羅。僅而獲免。而先生亦用知世之不可以莊言。乃深自閑匿。一放於酒。其氣尚悻悻欲動也。先生累氣厚。至老精神不衰。曩壬午秋。闌後。余與子靜。冒雨衝泥歸。漏三下。始抵其家。先生已卧。聞余聲。披衣起。把酒相對。時余氣餒。甚有寒色。先生粲然曰。壯夫奈何若是。吾雖老。尚能從風雪中走數百里。自古英雄。豈有老死牖下者乎。因為詠兩三點露不為雨。七八箇星尚在天之句。及先君子見背。余卜地大井。以先生習青烏家書。邀同往。方出門。雨淋漓。先生迅步行。拳確中。余與子靜。踴躍追弗及。時先生已餘七袞云。今泚筆為先生傳。猶想見曹景宗耳。後生風鼻頭出火時也。先生生年卒葬。及其孝友大節。備載前銘。茲不復贅。

沈節母傳

節母姓許氏。趙之紅山人。余年友許德章女兄也。德章弟李四人。氏最長。生而穎慧。父母甚愛之。自咳而名。率以冠諸弟。及笄適州廩生沈公季子文溥。時舅歿姑老。生計衰薄。長叔姒各析箸。姑惟少子是依。氏入門。即去華飾。黽勉井臼。間既文溥以甘

旨不給。棄諸生業。營什一代養。頗得姑歡心。越五年。生男女各一。男生甫四月。文溥列肆龍尾關。為匪人所誘。一夕盡蕩其貲。不謀于家人。走金盞徽外。比得消息。倩人往尋。尋已弗及。溥有田廬。盡以償負。父母遣人逐歸。氏以姑故。堅不可。姑數遣之曰。我自有汝長。似侍朝夕。汝善視祿中兒。復何憾。不得已。乃抱兒歸。許氏甫踰年。文溥死于外。氏聞即不欲生。父母百計防守。又時以存孤難于死慰。勉自是構。未亡人三十年於茲。雖習與之處者。未嘗得其一哂也。居恒在父母側。勉拭淚痕相對。及其閉幃獨坐。輒嗚嗚泣數行下。歲時伏臘。出鐵縷所得。為姑市酒饌。姑亦為歡。然進一觴。嘗語人曰。李婦孝且賢。予李固未嘗死也。姑疾篤。歸侍湯藥。及卒。粗哀三年。忌日痛哭。父母卒亦如之。予名謙。六歲學于舅。姿甚魯。每授書。氏輒隨其後。立講堂外。諦聽歸。以口授之。其不成誦。夜間人靜。猶喃喃不休。戊子。謙受知學使金壇于公。游州庠。公廉其樸樵之額。曰。貞松慈竹云。先是文溥既歿。家無立錫。戚屬有憐氏之寡者。適某顯宦。託一探之。氏聞恚曰。我所以不死者。為沈氏一塊肉耳。斯言何為。而至于我也。絕弗與通。事遂寢。謙遊泮歸。患腰癱。絕而復甦者再。里之人咸謂非氏之精誠感乎神明。沈氏之不絕者幾矣。

贊曰。曹令女有言。曹氏前戚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有旨哉。今世以節

著者里不絕書。何古之難而今之易也。設令文溥沒後。數椽可以蔽風雨。負郭可以供饘粥。即終老于沈。豈足為節母難哉。乃羈魂未返。呱泣誰哺。覆屋之下。不復完瓦。當此有乘而奪其所守者。即介然不以易其志。難乎其為繼也。氏惟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是以終持之與。德章嘗為予言。氏性剛而行方。諸弟言動。少有不合。輒面斥不少假借。以故人威憚之。嗟乎。是可以知氏之所養矣。士當平居時。暖暖肅肅。一旦臨大節。尚能卓然不惑。吾未之聞也。或曰。婦以順為正者也。剛方無乃過乎。予謂不然。易有之。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聖人固明以剛方于坤矣。彼以順為正者。謂無違夫子云爾。若其束身行己。惟剛方乃所以成其順也。德章又云。氏少佐母理家政。甚勤辦。大歸後。尤所倚賴。又工刺繡。人事實之。父母為銖積寸累。置田若干畝。今子息二孫。恃以小康。是尤婦人所難也。余謂氏所重在彼。不在此。

遊陳山記

胡昌基

乾隆己酉三月既望。胡子與二客遊乍川。日將晡。艤舟牛橋。由西常山之麓。躡級而上。登陳山之巔。尋王處士萬松臺著書處。謁介節李先生祠於陳山寺。遙望東南。海天混茫。俯瞰城郭。如縈衣帶。九峰環峙。眉翠使娟。目極心曠。塵襟頓豁。少焉復散步。磴磴。觀龍湫之泉。如新滌釜。盪水盪然。遂振衣坐石上。二客攜有建甯白土爐。紫銅鑪。芥片。相與拾地上松枝。烹泉而飲。味極甘。一甌初下。清風生兩腋間。二客曰。今日之游樂矣。不有一言記之。慮為山靈笑。胡子曰。唯唯。客亦知夫天下名山五千三百七十區乎。茲山特太倉之一稊米耳。然而一掬之波。涓涓不絕。遭歲亢旱。邑大夫虔誠拜禱。即能興雲降雨。利澤一方。如舊志所載鉢水盛龍子事。抑何靈也。吾儕之託處茲土。猶稊米中之塵沙耳。然而花史一書。文人學士能道之一孝廉窮賦海濱。當代名流如魏冰叔徐昭法能知之。至於今興頑立懦。幾與首陽片石等。又何偉也。夫山之體厚。重不遷。象夫艮。艮主不出其位。故利澤及一方。人之德貞固不搖。象夫坤。坤主悠久無疆。故聲名施於後世。吾與子幸生太平之時。優游無事。立言亦可自見。不幸有故。如李先生之硜硜大節。庶不為山岳所獻嘲而騰笑。舍此不務。而徒嘆往古來今之靡盡。寓形宇內之幾時。如羊子岷山之碑。王右軍蘭亭之序。庸有當乎。二

客曰。然則今日之游。得毋近玩愒與。胡子曰。不然。蘇子由論文章。猶欲得奇聞壯觀。以激發其志氣。吾與子窮年懷憂。足跡不出里巷。即一邱一壑。亦足觀感而興起也。鯢鵬游九萬里。鷦鷯棲息不過一枝。均之天地間。一物耳。二客曰。善。乃起長嘯。偕故徑而下。至舟中。日已曛黑。呼燭。至此筆書之。

遊釣臺記

黃紹

釣臺在故號東南二十里。歲乙巳冬。嘗一往。渡渭東行至代魚堡。折而南。循礪溪西岸。踰山麓。怪石嶙峋。競浮水面。巖宇紺碧。隱見青林之表。回望村落。已杳塵外。漸進至文王廟。廟居山椒。壘石為礎。可五十尺。捫蘿而登。古柏數株。昂立檐際。遠眺四山。松竹交青。地絕落葉。時雖深冬。無蕭瑟意。循麓而下。有老道士從溪東來。候於松間。太公廟屏山襟水。遺像袞冕。繡裳龍變。山立鷹揚之氣。猶驚戶牖。考唐書貞觀初。有詔立尚父廟於礪溪。肖像之興。當在是時。道士云。舊有古碑。為人殘毀。因悵惋者久之。抵溪橋。有大石矗立。銳下。豐上。高如倍尋。上廣半之。勢如出岫之雲。側鑄皇祐間題名二處。道士曰。此釣臺也。孤懸沙際。梯而後登。去水且遠。蓋好事者為之。太公釣處。自在溪東。度橋順流。行百餘步。欹石臨水。如將欲墮。叢篠旁陸。迴淵曲環。平淨不頗。上成雙凹。持綸跪餌。誠有如酈道元所云者。水自上游來。觸石爭道。懸流承岬。輒建箭激。莫喻其迅。奔赴石下。忽靜不欲流。淳泓激澗。周十弓許。綠苔白沙。分布潭底。遊魚唼呷。落影參差。觀者莫不息臨淵之羨。作濠上之思矣。北望絕壁之龕。為太公石室。路假山巖。仄僅容趾。趑趄攀援。始至其下。洞中太公作黃冠草衣像。嗒然凝坐。螺旋而上。為王母閣。則俗子妄增也。出洞。憩道士庵。汲溪水瀹茗。視日移晷。始於橋。

國朝文匯

卷四十二

九

國學扶輪社印

上與道士別。過山門。則綠水丹崖。恍疑仙境。連村接塢。又到人間矣。按呂氏春秋。稱太公釣於茲泉。而水經注。謂茲泉即磻溪。中有太公釣臺。今乃謂釣臺下水為伐魚河。而以西十里出石塢山。經磻溪宮者。為磻溪水。所當釐正。附識於此。

私擬南臺水利隱憂議

陳庚煥

閩江上承東西溪數十邑之末流。自南宋時南臺沙合以後。江流既多趨南港。南臺一港所餘。江面本窄。然兩涯向多洲渚。平行空闊。故湖壯漲高之際。猶得左右遊蕩。以舒其怒而殺其勢。自邇年來。瀕江狹邪多舟舫。多就洲田江游。築室以居。治遊之徒。為之揮金營造。連甍高垣。接於江上。仍復密排木橋於水中。以跨江架屋。沙泥因而壅附。因屋生洲。洲復為屋。不十數年。崇閩夏屋。頓增千家。是非侵毀田畝。顯奪可食之地。即私佔江渚。陰釀水利之憂。房舍稠複。塗巷錯綜。圖甲所不及編。官吏所不及察。數穢藏奸。更為人心風俗之害。且江干洲渚。頗為一二十家築圍排橋。橫奪湖漲遊盪之地。一遇濤龍壯猛。無所洩怒。東以衝嚙江南萬壽二橋。上游木植塞江而下者。悉隨怒流攢聚。輾輻撞擊。年來二橋坍塌頻聞。為從來所未有。論者謂賢此之由。況圍築橋架者。繼此未已。更一二十年。安知此江不盡為陸乎。川防必潰。則中亭中洲千百家託命之地。向之本擁江而成陸者。安知一旦不復為江。如近歲建郡太洲之比乎。聞今夏溪漲急時。中洲地若震動。居民呼救。舟濟一人。給金數餅。操舟者猶逡巡前却。不敢徑薄岸。此亦其兆之先見者矣。又況水怒難犯。遏之已甚。安保必無橫決他徙之事。則其害更有不忍言者。且此一二十家。本皆衣食於水。自有浮家

泛宅足以託身。何必多此數椽。徒為青溪梵唄歌舞朋淫之地。又何容聽其毀田侵江干法紀以釀隱憂也。獨是群一二十家之妓。上者聲氣通於蓮幕。次亦耳目布於公門。狼狽固於百足之蟲。狐蠶具有通神之力。欲盡驅而歸之於水。自非有心有力之大人君子。固有未易問諸水濱者矣。

易堂德隱錄序

大江之西多異境。而易堂晚出其奇闢。古未之前聞也。鼎革之際多偉人。而翠微以一片石樓九先生。其人才之盛。槃澗之樂。尤古未之前聞也。自古人才際元黃之會。非乘時自奮於風雲。即徇焦原而胥盡。而九先生獨超然萬物之表。莫得而指名。自古槃澗之士。類多枯槁泉石。鑿環洗耳。老死不願聞民物之休戚。而九先生既超然物表矣。乃猶不忘百姓之病。惓惓於人才學術。沒齒而不衰。昔孔子於商周之際曰。有三人焉。天曰。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若而人。豈與後世枯槁激烈之士。糜爛於焦原。膏肓於泉石。同日語者。孔子之贊易也。在乾之初九曰。龍德而隱者也。其在上九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若九先生者。其庶幾乎。其庶幾乎。世之相侵。百有餘歲。讀其書。想見其為人。爰錄其隱居錄其志行。錄其議論教學之梗槩。與其淵源耆舊。及生徒朋友之賢而偕隱往來踪跡之有考於茲山者。雖不能

詳大要略備。凡若干卷。名曰易堂德隱錄。時一省覽。亦足以廉頑而立懦。寬鄙而敦薄矣。九先生者。曰李咸齋。曰彭躬庵。曰邱邦士。曰朱確齋。曰魏伯子。曰魏叔子。曰彭仲叔。曰曾止山。曰魏季子。

擬增補明儒陳一齋先生傳

陳第字季立。連江人。為諸生有聲。教於漳。學者雲集。稱一齋先生。學兵於俞大猷。盡得其傳。本兵譚綸見之。曰。俞戚流亞也。勸之從戎。起家京營。願得九邊最衝。敵重難地。以自効。萬厯初。出官古北口。典互市。時叛民導黃台吉。小妻大嬖。只輩挾賞數謀。第購誅叛民。陰結諸部腹心。盡得其情。操縱以恩威。竟事帖然。漢莊數被寇。殘敗悍卒為盜。縱淫殺民。夜聞犬吠。則盡室竄。愁苦不聊生。總理戚繼光薦第。擢任三屯車前營遊擊將軍。駐漢莊。延訪父老所疾苦。按誅悍卒。明約束。拔材武。躬導以禮讓。所部化之。咸知自愛。恥舊習。娼家竄名軍籍者。皆陳牒求去。娶娼女者。皆自乞離異。撫馭士卒。事事有法。行役樵蘇。皆嚴隊出入。凜若赴敵。奉檄采木關外。成列以出。舉號笛麾登南山。既復麾而北。以尾為首。以奇為正。更迭變換。駐牧豪帥來勸。咸心折拜服。繼光及諸督撫虛心委任。在邊十年。調和文武。兵民親睦。在漢莊三載。築城創橋。百廢俱興。建學舍。教軍民子弟。親與講解。遠近風動。邊民樂業。外戶不閉。行旅婦孺。

拾遺物者。咸詣第自言。戰士人人自奮。雖兒童亦習旗鼓。自張一軍。從於校閱。作止可觀。時繼光鎮劍久。邊塵不聳。故第無赫赫功。及繼光調南。總督吳克私人以布五千匹。勒售於所部。第不從。克詛巡按于鯨。閱兵周給事論劾。二人詢諸守令。爭言第賢。反交薦之。克益怒。遂解官歸養母。閩撫許孚遠。金學曾等。屢請不就。孚遠欲薦之力辭。母歿。益杜門讀書。十餘年始出。遊諸名山。挈一童兩行篋。置五經數卷。盡觴數事。所至不謁貴人。不受饌。年六十。裹糧走金陵。就焦竑談經。竑深嘆服。益從竑借讀所未見書。讀快輒遊。遊快輒還。就竑談。間數歲一歸展墓。歸數月輒復出。如是者又十餘年。年踰七十。猶徧登五嶽。浮洞庭。彭蠡以歸。則年七十有五矣。自言遊山髮白轉黑。獨恨我嶠點蒼。遊履未徧。明年再去。又明年歸。遺疾不粒食。逾月吟詠不絕。以終。時萬曆四十八年丁巳也。少讀書雲居山寺。虎牝牡夜戲於庭。吟詠自若。晚郊居。夜與客坐。虎逐犬。薄坐隅。起叱之。虎驚走。觸廊。石盡傾。遊天台。步石橋。往還穆穆。如履平地。鎮東帥沈士宏邀與泛舟。剡倭於東番。今臺。過風舟幾覆。據船歌曰。水亦陸兮。舟亦屋兮。與死而棄之。何擇於山之足海之腹兮。俄風定。士宏洗酌請載歌。歌曰。學而不足用者恥兮。用而不能無用者鄙兮。無用而不廢時用者誰氏之子兮。蓋自道也。論學務審時義切日用。不為空言。嘗言言於妻子。言於婢僕。無非道也。何必

聚徒而後言。行於飲食。行於坐卧。無非道也。何必居位而後行。又言昔為諸生。拱手而談戒懼。實未嘗戒懼也。及為天子守邊。百責攸萃。年未四十。髮白種種。節俠氣盡。危悚日深。不言戒懼。戒懼在茲。又言兢業在心。所以兢業在事。今儒者曰。兢業心體也。但保心體。事為之末。無足介意。政內外。判心迹。故驚虛談。無當實用。皆切中當時講學之弊。著伏羲圖贊。尚書疏行。二戴纂粹。毛詩古音考。屈宋古音義。意言。謬言。及詩文雜著十餘種。與子祖念所著易用。並行於世。祖念字修父。諸生勵學行。力田以資父遊。第稱其孝弟友。董應舉亦謂祖念至性似其父。但不務為奇行。而實非人所及云。

林孝子傳

林孝子璉。字堅之。閩縣人。明直臣戶科都給事中庭璽五世諸孫。鄉先輩右通政枝春從祖也。美丰儀。工文。精篆隸。山水。父公衡。以明經授廣西南甯府通判。崇禎甲申春之官。時璉猶童子。願侍行。以幼未果。丙戌丁亥後。閩粵道阻。音問久絕。及兩粵大定。客從粵西來。言公衡落魄賓柳間。又或傳其死黔中。或傳其棄官為僧。言人人殊。璉自傷弱書生。不能隻身走萬里。悲憂骨立。一夕慟絕。見父立庭中。鬚眉俱張。手拍几案。及甦。血淚霑衣。即襪被附舟。沂九龍灘而上。道出豫章豐潭。過東粵老龍渡。孤

身行盜藪。陟白鶴峰。出陟岵吟。哭奠東坡祠下。抵肇慶五羊坡。阻江漲。行沙中。幾漂沒。亂後道荒。每值淒風苦雨。荒亭旅舍。山鬼飛沙石。撲人啾啾有聲。猿啼豹嘯。悽惋欲絕。輾轉入南甯。偏叩官吏父老。無識者。間有談其舊事。恍若隔世。無從蹤跡。遂由賓州循柳。旁行山穴中。霧氣冥濛。盛暑不見天日。詢土人山僧。侏僂眊眊。莫可告訴。憤痛狂走。幾欲墜崖沈淵。既而金盡力疲。道返南甯。夜投天鏡山庵。從老僧乞齋度。僧驚起曰。疇昔之夜。夢護法神擁戟前曰。急護孝子。公其是矣。乃贈十金。遣行者導出山。指示適郡途徑。行百許步。有亭半傾入草間。中一木主。字明滅。似可認。拭去塵土。竭澁則林公南甯通府六字也。瑋狂號曰。吾父在是矣。抱主返庵。途遇老翁。修眉若雪。聞瑋語音。曰。子閩人耶。何為至此。瑋告以故。翁泣然曰。吾亦閩人。客此三載。亂難未得歸。明季年。吾閩人有官南甯者。明亡棄官。沒于北鄉柳城。去此五十里。鄉人德而祀之。其即子尊人耶。瑋伏地持翁哭。走驗封土。隆然上疊亂石。瑋擗踊痛絕。詎吉啟。掘公衡沒踰紀。骨相猶髣髴可辨。乃負遺骸謝山僧以歸。計其行四閱寒暑。千四百日。往返踰二萬里。瑋年方盛。鬚髮斑斑。十指半禿。踵疾赤胼。胼幾半寸。聞者哀之。瑋既葬父如禮。甫閱月。復附舟出邵武。于樵川中流。遙望鄰舟。一僧類天鏡故人。越舟從之。失足墜水而沒。僧歟不見。論曰。

國初時萬里尋親者有黃孝子所自記冒險尋親。墜崖遇母于見娘堡者。有朱竹垞所述劉孝子。得林孝子而三矣。林氏先文恪公于世勸以孝感。四瑞旌再傳復得孝子。乃僅返親骨。遽解脫于水厄。視黃劉兩孝子事尤可哀。而其父公衡能于鼎革之際棄官遁迹以終。又能令其遺民追祀于易代去官之後。其完節遺愛亦宜因孝子以顯。顧湮沒百餘年。併郡乘佚之抑又何也。昔計甫草輯謁黃孝子以師禮。人或疑之。甫草曰。人能獨身徒步萬里蠻瘴之鄉。蛇虎盜賊風波險阻。飢寒疾病。出萬死一生以返其親。是天地鬼神所故也。奚獨吾師。世不乏甫草。孝子其終無傳耶。

記閩安壯士

閩安壯士者。閩南某郡人。流寓閩安鎮之近山。俗呼移家食指當中。農環山種植。結廬其中。無鄰並。壯士善索綯。衣食粗饒。性伉直。遇不平。輒義形於色。時劇盜劉楚橫行江上。鄉民莫敢指目。壯士嘗就里人治海舶梃索。會有言楚輩淫掠狀者。壯士憤甚。且索且詈曰。奴輩夷居江麋。非有宋江楊么梁山蔡洞庭之阻。直囊中物。探手可取耳。將吏木偶。坐令猖獗。乃爾耶。楚聞之大恚。使人謂壯士。吾輩囊中物。夜且造廬聽若探手取也。眾為壯士危。咸勸令人謝過結歡。壯士夷然若不聞也者。晚歸適曠黑。其家周垣頗峻。前闔圭竇。乃啟闔扇。滅燭以俟。俾其婦率弟婦子婦居守者凡三

人壯士率一第一子一傭人持數炬散伏林麓各當一面。偵盜已登山則布簽樵杙斷盡徑路縛炬林外遙令相接作常山蛇勢而缺其一面盜數十人瞰其戶洞開而正黑聞若無人相顧叵測久之一人奮挺徠進兩少婦夾門伏棒齊下過其挺不得動壯士婦挺從中出仆其人繼進再仆群盜謀莫敢前壯士度盜且束手則挺金舉燎火光四起盜既深入中伏倉皇扶傷從圍缺處奪徑走於是守者伏者並起合隊譟逐山鳴谷應光影蒙雜草木皆兵而林密徑黑枯株朽櫟在處發難群盜顛躓狼狽竄去鍾叟德霖云爾蓋乾隆三十四年間事也其後新制府至問楚輩所居怒曰所隔衣帶水耳何久不時得督責將吏期必獲隸卒莫得為之窟穴遂就縛壯士長子孫焉。

與顏侍郎論教匪書

趙希璜

李靖為布衣時。謁楊越公曰。方今多事之時。足下不宜倨見國士。越公改容謝之。足下銜

天子命。遠守邊圉。川陝救匪。日有窺伺。豫東之意。正足下延攬國士之秋。講求武備。因材器使。茲位豫將。屆兩月。未審謀略之士。為誰。技勇之夫。為誰。想足下鴻才大略。布置周詳。必有以上慰宸衷者。希璜待罪中州。十有一載。目擊時艱。心神慘怛。不忍不向足下詳言之。一曰邊防宜扼要也。豫省最要者。鄧州。浙川。內鄉。盧氏。四州縣耳。其餘次要之區。亦不過四五。合一州一縣之民。足以扼其要害。即慎選一州一縣之官。足以得其要領。夫守令親民。下情易於上達。今賊曰官逼民反。民則曰兵甚於賊。官既能逼民反。是官亦能使民不反。兵既更甚於賊。是制賊無需乎兵。則不如仍寓兵於農。慎選守令。堅壁清野。各守一州一縣之足以制賊也。然獻堅壁清野之說者。類皆迂闊不經。無裨實用。則所謂壁者。非壁。何可言堅。既無堅壁。何可清野。夫所謂壁者。即以一州一縣之城池而論也。一州一縣之城池。即豫東九十餘州縣之扼要也。一曰江防宜嚴密也。夫十圍五攻。志載之矣。今以少制眾。所恃者江。防江鄉勇。類皆游手為合之眾。緩急果足恃乎。是宜仿甬道之式。令防江鄉勇。於無事之時。運

石運土。凡可偷渡之處。多築甬道。既足以自衛。亦足以拒賊人窺伺。所謂守者自逸。而攻者自勞也。一曰糧儲宜預畫也。夫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遠輸則百姓貧。貴賣則百姓財竭。故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今以萬人之食。每月不過三千石。萬人之餉。每月不過三萬兩。誠能於鄧浙內盧四州縣各儲糧六千石。銀三萬兩。以備不虞。賊至則堅壁守之。俾野無可掠。賊懈則悉萬人敵之。使退無可據。不出旬月。勢必解散。其餘次要州縣。半其儲蓄。以待轉運。斯無遠輸之煩。而收賤買之效矣。若夫臨機制勝。變化因心。縱反間者善用亡命。養壯士者不惜重賞。是固足下思之。爛熟者也。

秦康公論

章協夢

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傳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余曰。秦康之不復東征也。宜哉。虐而不仁。殺三良者。非穆公。乃康公也。何以言之。觀穆公之不殺孟明。則未必欲以三子殉。即穆公能命於生前。亦不能行於身後。穆公即世。康公即位。穆之國。康之國也。穆之臣。亦康之臣也。康苟知三子之良。即加之上位。畀之國政。以續先人之緒。而垂後世之業。豈不盛哉。康縱不用三子。亦當使之各得其所。奈何從亂命以彰父惡乎。夫康公亦知從父之命。與繼父之志。為孝孰大。向使穆公病革。以國讓嬖臣。康公亦從之耶。吾故曰。康公之罪也。昔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嬖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武子卒。嬖嫁之。陳乾昔寢疾。命其子尊己曰。如我死。則必大為我棺。使我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弗果殺。夫嬖與尊己。豈不知父命當從。第疾病則亂。若從其亂命。是亦亂耳。安得謂孝乎。且武子所欲為殉。與乾昔所欲同棺者。婢妾耳。而其子尚不忍從亂命。以殺無罪之人。況三子者。皆秦之良耶。嗚呼。二人之智。遠過康公矣。

吳論

吳何以興。興於巫臣伍員伯嚭也。吳何以亡。亡於巫臣伍員伯嚭也。興吳者三人。亡

吳者亦三人。非三人之能亡吳。吳之亡。實三人致之也。吳自太伯建國後。守文之主。輔國之臣。雖不能行仁政。修禮樂。使其國駸駸乎三代之盛。而君慎乃事。臣齊乃位。上下休和。民人安輯。故外不見兵革之危。內不聞篡弑之禍。歷十七世而國家無事。迨至吳王壽夢。擁江漢之廣。承祖父之烈。慨然有兼容并包之志。薦食上國。虐始於楚。伐巢伐徐。取駕入州。來泗上十二諸侯。皆莫之敵。延及闔廬夫差。一歲之中。必數興師。所向輒勝。虞夏商周之裔。莫不延頸舉踵。喁喁鄉風。可謂盛矣。當是時。吳王之心。方以為地大物博。民和年豐。五伯不足倖。而三王易為比也。庸詎知仇讐已服。國家已定。一旅之師。忽至。舉國之民。頓散。內無死守。外無救援。君臣相顧。束手待斃。豈不哀哉。且夫國家非小物也。何興之易若彼。而亡之易若此也。其故可知矣。夫虞仲以來十餘君。非不懷廣大之思。挾并兼之念。欲與叔伯甥舅之邦。並驅中原。所以不能如願者。有其志而無其人耳。壽夢立而天生巫臣。以禍之。於是乎教射御有人。教戰陳有人。未至十年。而吳以大。厥後伍員伯嚭。接踵事吳。皆勸闔廬以威武服諸侯。而闔廬竟為其所愚。無歲不稱兵於他國。柏舉之戰。五敗而遁。槁李之戰。傷足而死。好兵之禍。不已昭昭可睹哉。鄉使夫差嗣立。知國不易保。而兵不易用也。臣主一心。而憂國內之患。編素而正先君之過。修其政刑。明其教訓。卑禮厚幣。以禮其士。輕賦

薄斂以養其民。使億兆元元皆騶然。各自安樂其處。四方諸侯且稽首稱臣之不暇。又烏敢與我為敵哉。乃此之不為。而亟亟焉以征伐為事。討越之師未還。侵陳之兵已舉。官罷於奔命。民罷於戰陳。而瓦解之勢遂成。然尚可藉口曰讐也。遠越已討。陳已侵。猶且東伐於齊。西爭於晉。斬刈其民力而不恤。為民父母者。固如是乎。蓋自巫臣以戰教其民。伍員以戰勸其君。而伯嚭又唱和其間。於是其君若臣。遂視戰陳為治國之急務。而外此不復有創業垂統之事。雖欲不亡焉得而不亡。吾故曰。興吳者三人。亡吳者亦三人也。

讀魏世家

惠王三十一年。秦將商鞅詐公子卬而襲破其軍。於是懼安邑之近秦。徙大梁治之。說者謂魏之失計。在都大梁。魏號為梁。而畢萬之後已滅。嗚呼。是豈足以服惠王哉。方惠王之治安邑也。無歲不被秦兵。太子虜。上將死。勢危於累卵。而禍基於積薪。而愚夫處此。亦能數日而知所以求生者矣。安有身為諸侯。富有一國。而君臣相顧。束手待斃者乎。何則。安邑去秦咫尺耳。秦師朝發函谷。而夕次安邑。魏雖有湯池百步。帶甲百萬。以鎮其地。以守其城。秦不過發一旅之眾。費數日之糧。抵其城下。魏已畏首畏尾之不暇。苟猝不及備。而秦兵深入。圍其城池。唯有背城一戰。以死社稷。否則

面觀輿壁。肉袒請降而已。又何能築城鑿池。深軍固壘。以與秦為阨哉。且古之諸侯。亦嘗有遷國者矣。公劉避戎而遷豳。太王避狄而遷岐。衛遼楚邱。邢遷夷儀。之數君者。大抵皆強鄰壓境。不得已而張弓矢。裹餼糧。棄故土而竄遠方也。然其後皆經國家定社稷。饗宗廟。保子孫。延國數百載而弗失。未聞以遷都而亡也。或者又謂天子守在四夷。諸侯守在四境。魏遼大梁。而安邑遂獻於秦。秦卒得安邑而抵大梁。我能往。寇亦能往。為賈之言。不其然乎。夫魏非楚匹也。楚所與仇者。庸蠻耳。彼庸人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眾。其交未親。其下未附。而欲興師一舉。與大國為仇讐。適足自取敗亡耳。故廬人之兵一出。而群蠻之勢已孤。迨師叔獻謀。而庸人遂滅。若魏居安邑。密邇於秦。秦方繕甲兵。具卒乘。欲乘閒而起。而商君又多詭計。中人於不測。豈庸蠻諸國所可同日而道者哉。然則魏何為而亡。亡於惠王之伐趙也。趙與魏世為婚姻。趙而有急。尚當救之。奈何逞小忿而忘大德。不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乎。卒之趙及齊秦。會兵伐魏。魏師屢敗。而安邑之都遂不可守。哀哉。世之人不察魏所以亡國之故。而徒以遷都咎之。亦與耳食無異矣。

與方希原書

戴震

得鄭君手札。言足下大肆力古文之學。僕嘗以為此事在今日絕少能者。且其途易歧。一入歧途。漸去古人遠矣。古今學問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於理義。或事於制數。或事於文章。事於文章者。等而末者也。然自子長孟堅退之。子厚諸君子之為之曰。是道也。非藝也。以云道。道固有存焉者矣。如諸君子之文。亦惡觀其非藝歟。夫以藝為末。以道為本。諸君子不願據其末。畢力以求據其本。本既得矣。然後曰。是道也。非藝也。循本末之說。有一末必有一本。譬諸草木。彼其所見之本。與其末。同一株而根枝殊爾。根固者枝茂。世人事其枝。得朝露而榮。失朝露而瘁。其為榮不久。諸君子事其根。朝露不足以榮瘁之。彼又有所得而榮。所失而瘁者矣。且不廢浸灌之資。雨露之潤。此固學問功深。而不已於其道也。而卒不能有榮無瘁。故文章有至有未至。至者得於聖人之道。則榮。未至者不得於聖人之道。則瘁。以聖人之道被乎文。猶造化之終始萬物也。非曲盡物情。游心物之先。不易解此。然則如諸君子之文。惡觀其非藝歟。諸君子之為道也。譬猶仰觀泰山。知羣山之卑。臨觀北海。知眾流之小。今有人履泰山之巔。跨北海之涯。所見不又懸殊乎哉。足下好道而肆力古文。必將求其本。求其本。更有所謂大本。大本既得矣。然後曰。是道也。非藝也。則彼諸君子之為道。固

待斯道而榮辱也者。聖人之道在六經。漢儒得其制數。失其義理。宋儒得其義理。失其制數。譬有人焉。履泰山之巔。可以言山。有人焉。跨北海之涯。可以言水。二人者不相謀。天地開之。鉅觀目不全收。其可哉。抑言山也。言水也。時或不盡山之奧。水之奇。奧奇山水所有也。不盡之闕。物情也。今足下同鄭君汪君相與聚處。勉而薄乎巔涯。究乎奧奇。不難。僕奔走避難。嚮之所欣。久棄不治。數千里外。聞足下為之。意志動盪。不禁有言。足下試察其言。漫散不可收拾。其近况可弗贅陳矣。置身無所如僕者。起古人於今日。必哀而憐之。凡事履而後知。歷而後難。曾不如古人。而思得古人憐我。若強其乞憐於異乎古人者。則亦不為也。

送右庶子畢君赴鞏秦階道序

隴西舊所稱雍之右臂。限截中外者。乾隆三十有二年冬。以右庶子畢君鎮撫其地。君裕於文章。學問。語及治經。猶勤勤終緒。器量豁如也。命下之日。人或謂邊垂遠境。民之父兄子弟。積聞習知。不過耕戰之事。而君官既榮貴。又嘗為傳臚第一人。才名傾動一時。往踐斯任。度未能快於懷。君從容語其友曰。地無僻。民產焉者。無秀頑一成之性。近徵之宋已來。學者之稱閩洛。直追躡鄒魯。夫洛固地中。若其嶠外海隅。七閩百粵之區。旋革而名儒輩出。豈非後之獨軼前代者歟。踰隴而西。古成紀蓋在

乎是子長作天官書言中國山川維首在隴蜀以余稽太皞氏生於成紀而都陳倉實始作易象為書契群經之首矣閩粵之賢唐建中興元間已有如歐陽詹生其人盛推於韓退之氏徒因淮彼土者雅以文辭接其長材秀民遂未幾翕然嚮化而隴右地唐宋時史官所記錄猶一再陷入吐蕃是以曩昔之論一以隴之新舊兩關為秦雍要害之中一以洮湟河湟為控扼羌戎重鎮我

皇上既悉平西域縣延已往萬里未極岷階距帝京路繞四千視之誠不啻咫尺則宣敷朝廷文教茲適其時乎君慨然見於言者如此於是素器重君者益以信通經致用之學非無驗也震得亦與聞之樂次而書之以為君成政之符且以慶隴右士民將蒙澤而不化焉

鄭學齋記

王蘭泉舍人為余言始為諸生時有校書之室曰鄭學齋而屬余記之今之知學者說經能駁駁進於漢進於鄭康成氏海內蓋數人為先倡舍人其一也有言者曰宋儒興而漢注亡余甚不謂然方漢置五經博士開弟子員先師皆起建元之間厥後鄭康成氏尤卓然為儒宗眾家之書亡于永嘉師傳不絕獨鄭氏及唐承江左義疏書用梅賾所進古文易用輔嗣康伯二經涉前儒之申鄭者目曰鄭學云爾故廢鄭

學乃后名鄭學以相別異。而鄭之三禮詩箋。歷存。後儒淺陋。不足知其貫穿群經以立言。又苦義疏繁瑣。于是競相鑿空。朱子當在朝。與議孫為祖承重服。退居時。檢得金趙商問。因謂王介甫新經出。士棄注疏不讀。卒有禮文之變。相視注如。夫自制義選士已來。用宋儒之說。猶之奉新經而廢注疏也。抑亦聞朱子晚年治禮。崇鄭氏學。何如哉。然曲士拘儒。一聞曰鄭學。必驚顧而狂駭。或說之曰。是專守一師精其業也。或曰。是好古以自名其學也。皆偏曲之論。不足語學。學者大患。在自失其心。心全天。德制百行。不見天地之心者。不得已之心。不見聖人之心者。不得天地之心。不求諸前古賢聖之言與事。則無從探其心于千載下。是故由六書九數制度名物。能通乎其辭。然後以心相遇。是故求之茫茫。空馳以逃難。歧為異端者。振其槁而更之。然後知古人治經有法。此之謂鄭學。余聞問學於舍人者。得所學以往如是。

于清端傳

于成龍字北溟。永甯州人。順治十三年。以副貢知羅城縣。縣數遭兵燹。後拊循殘氓。稍稍相習。因問地方利害。悉得要領。編置保甲。定約束。前時鄰族歲率二三至殺掠人畜。成龍勒鄉勇將搗其巢。咸懼自投。不敢犯界上。歸所虜掠。然後民得事耕稼。縣有數大姓。恃強擡盜賊為爪牙。一逆其心。則召亂。成龍善撫民。恩威並用。數大姓皆

奉法惟謹。居七年。遽知合州。住者新歸流戶。墾田既熟。土著輒爭之。故既集復散。成龍為規畫立案籍。三年而後穰。旬月間報歸千戶。未幾遷黃州同知。駐歧亭。歧亭當黃麻偏界。多汊湖幽竅。盜所巢窟。時急盜案。官以盜為諱。白晝行劫不問。成龍追捕得九人。集諸父老曰。能保後不為盜者。賞之保二人。即詣父老前。取大索連繫七賊。阮之盜自是慄慄。又獲大盜彭百鈴。拔置左右。責以捕盜。巡撫張朝珍器重成龍。舉卓異。會吳三桂亂作。檄攝武昌事。問禦亂策。成龍對以安人心。莫先下令停徵朝珍已卓疏。而成龍意與之合。以故兵事皆屬成龍。謀指武昌大姓與賊交通。以藏器仗為證。成龍言大姓多避兵。良子湖中。家人藏兵械。備他盜。無足怪。跡之果無所得。用卓異。遽知建甯府。朝珍奏改武昌。檄造軍所渡橋於浦圻。賊鋒迫入城守。而橋以山水暴漲。圯罷職。會東山寇作。朝珍復委除賊。成龍曰。黃州界三省。控七十二寨。其人剽悍。阻險難猝勝。請得便宜行事。許之。問需兵幾何。成龍曰。前守浦圻數人與俱足矣。先是妖人黃金龍亡匿劉君孚家。君孚得吳三桂劄書。與金龍潛結賊渠周鐵爪等。期七月竝起。會麻城人欲因以陷其壘。家事泄。君孚恐。遂以五月反於曹家河。成龍行次陽邏。偵知君孚雖反。眾未合。遂趨白果。未至賊寨十里止宿。榜示脅從者。許自首免罪。誣陷者赴訴。不按捕。投訴日千人。皆宥之。賊勢孤。欲即降。恐見誅。成龍知

其情遣一人持檄往諭而自騎一騾一人張蓋一人鳴鑼前導未至二里許命行呼太守來救爾山中人君孚匿後山夾道伏鳥鎗弩數百人成龍鞭騾直前入抵賊舍坐廳中賊環列黠者因相率羅拜成龍問老奴安在君孚當隸歧亭役故呼以暱易之又問山中雨水禾稼遂曰汝等皆良民何作賊自取屠戮父母妻子藏匿賊皆泣成龍曰熱甚須少憩遂熟睡移時寤曰客至何乃不設酒脯君孚初懼見結及是出叩頭自訴許招撫而還如期盡降其眾數千人以功復官留麻城經畫行村野分立區保擇謹厚者為區長還武昌聞金龍逃合紙棚河賊鄒君申則移檄區長徵得二千人進駐望花山度賊食少彼利速戰緩以困之必自潰分三路守象鼻山大崎山及布袋坳以賊走必經黃岡伏兵馬鞍山嶮岨間君申金龍糧絕夜遁走遇伏盡擒成龍坐山上受俘疏聞晉級改知黃州府江西賊犯湖口旁掠興甯吳三桂密布劄書陽邏陳鼎業合逃兵掠驛馬永甯鄉何士榮石陂劉啟業白水阪周鐵瓜鮑世庸各擁眾數千為亂逼趨黃州是時各鎮援兵悉隨大軍進攻湖南議者欲退保麻城成龍曰黃州為湖北七郡門戶我師屯荆岳者數十萬水陸轉運取道於此且瀕江控制險阻前倚興甯廬阜後壓天堂金剛諸寨雖祇一郡實江南關鍵不可棄之去然徒坐困莫若相機進剿賊雖眾皆取士榮進止先破士榮餘可不戰而下於是檄

集各區鄉勇有衆二千人。別遣黃岡縣知縣李經政擒鼎業。謀報士榮已據黃土坳。分衆以把總羅登雲武舉張尚聖領之。住遇賊前鋒。戰少利。成龍疾馳抵尚聖營。鄉勇大集。共得五千人。營宿金寨下。與賊對壘。士榮數萬人。自牧馬崖分東西兩路來攻。東路賊少。以登雲領千人禦之。而成龍率千總李茂昇當其西。尚聖攻右。把總吳之蘭攻左。戰始合。之蘭中鎗死。賊鬪益急。成龍鞭馬徑前。回顧茂昇曰。我死可歸報張公。茂昇奮而進。發矢折賊大旗。軍隨進。茂昇馬被鎗。棄馬射殺二人。換馬進戰。復手刃數人。而尚聖自右山繞出賊後。相與合擊。賊大敗。士榮左臂斷。就擒。得賊名籍焚之。登雲擊東路。亦追奔數十里。乘勝至呂王城。據案草檄馳諭。賊聞士榮被擒。又知毀其名籍。各解散。至白水阪。鐵瓜世庸等欲保什子寨。成龍已先令人守隘。不得上。脫身走。追擒之。又分衆平石陂賊。自進剿。至此纔二十有四日。東山亂定。此康熙十三年冬也。十五年。水旱洊臻。謠言復起。成龍以人心易搖。宜示以暇豫。乃治赤壁亭榭。興文武官寮。飲射歌詠。其間而密得暗奸。流螢頓息。歷官江防道。福建按察布政使。直隸巡撫。江南江西總督。卒年六十有八。贈太子太保。謚清端。廕一子。入太學。其遷按察使也。時朕精忠初平。罹重辟者衆。獄已具。成龍力言通海數案所牽引。半皆平民。遂白於親王。釋不問。成龍清嚴忠直。勤勞治事。官吏無不敬畏。歸於廉慎。及

卒。將軍都統察屬來至寢室。見周身布被。一箇中袍一襲。雖帶二事。堂後米暨鹽豉數盎而已。平時心憚成龍者。俱感動流涕。士民立祠於清涼山。

張義士傳

張瑛字玉米。汾陽縣人。家素饒。每於歲杪出粟若干。周鄉鄰中之貧者。以為常。康熙三十六年饑。瑛既出財粟助賑。而賑所不及者。持田契求售。踵接於門。皆自貶損價值。瑛第如其願售之價。視平時蓋不及十之二。於是得田且千畝。明年大熟。瑛徧榜各村曰。願贖者聽。市旬盡贖去。人咸謂瑛長者。其行事大致類此。瑛所居曰西官村。先是順治六年。姜璵之亂。東官村趙姓者。眾來亂劫其家。男婦俱被殺。獨一緝子奔至瑛所。瑛納之。眾來索。瑛曰。是不可得。必欲得者。吾兩村且鬪。視強弱。及亂平。瑛助趙氏緝子白諸官。治罪者十餘人。當盜賊之起也。瑛之村人將逃避賊。瑛曰。賊至未可知。而先離散。能保即獲全乎。孰若為守計。眾以村故無堡寨。難之。瑛曰。堡寨誠不可猝為。環村而溝焉。其可。遂相率為溝。廣一丈有奇。深倍於廣。東西設吊橋各一。瑛又以其家樓堡。封貯村人財物其中。既而賊大至。踰溝。村之人退入樓。瑛見一賊方據椅坐。左右指麾。急趣有力者。舉石礮投擊中。之。身首俱碎。立斃。乃其渠魁也。餘賊怒。攻之急。樓上瓦石亂下。不得近。乃取薪積於門。欲火其樓。宅舊有井。僅供汲用。

至是梟忽大涌。男婦遞傳水於樓以撲火。賊計不得施。又失其魁。數日稍稍去。瑛曰：「可以出而逐之矣。」相與持械出。大呼擊鬪。賊奔潰。方是時。瑛年纔十有九。遠近村被賊殘破不一處。而瑛之村獨完。聚如平常。人服其智勇。瑛九十有一歲。視聽不衰。不脫齒。行不杖。一日無疾卒。

王廉士傳

王敏汾陽縣武生也。廉潔自持。值歲饑。斷餐二日。得一飯。弟手白金至曰：「少易粟。」敏正色語弟：「奈何！干人敗家風。」令持去。嘗有督理事司出入。事竣。眾指餘金曰：「準材計費不宜餘。」殆君之物。襍入于內耳。敏曰：「諸君謂我貧。意以餘金畀我。公事不可實私橐。」友以其困。欲有贈。袖白金至。坐語竟日而返。難出諸袖中也。遠近咸呼王廉士。然敏生平勇於為人。性鯁直。眾以公事宜謁有司。二日不得達。敏至徑入陳。眾方疑畏而敏詞氣慨然。有司無以屈之。卒如其請。同學李某負屈繫獄。敏與眾進於庭。為辯理。聲震恤其囹圄中。事白乃已。一友人觸官長。在螺繼。親戚畏避。而敏往來省視。官長訪知其名。不加怒也。敏老而無子。一婢自幼畜之。長有姿容。或勸納以為妾。敏曰：「吾貧困。何又重累少年？尋有不惜三百金來購此婢者。或以勸。當曰：『貧吾分也。』恥因婢取財。況不得其所。彼之生死事大。吾雖終窮。弗忍為。於是即為擇配嫁之。前時

敏嘗徒步赴省試。旅舍中遇一穉子。察知為被誘者。走百里送歸其家。則寡婦撫此兒。忽失之。正惶急。不欲生。望見兒。母子如獲更生。願醺謝。敏曰。吾憐穉子無依耳。何謝為。遂行。敏捐潔多近義。是以人嘖嘖喜稱道。年七十有一卒。送葬者塞於途。

戴節婦家傳

吾郡少平原曠野。依山為居。商賈東西行營於外。以就口食。然生民得山之氣質。重矜氣節。雖為賈者。咸近士風。且至窮巷里曲之婦人女子。其節操比於丈夫。以余所聞親。或凍餓以死而不悔。或更數十年之艱辛。極然後得安。或上受國恩。光旌其閭。或老死屋下。力不克揚。請終泯沒莫之知。鄉土相連接。古老遇一言之足入耳感心。抑又山國之民。仁相與目為庸德之行。非所奇特。嘗與諸友人考論茲事。方君沛霖於是進曰。余載出也。願以先外王母之節操聞。先外王父春如公。外王母許氏春如公。歿於吳之震澤。蓋舉家在焉。外王母撫視遺孤。子若女。竝穉幼。非可久外居。乃挈之以喪歸。既至。家貧不能生。又乏親戚憐恤之者。子曰。某才幾齡。曰。某幾齡。殫日夜為女紅。以鬻以教。越十餘年。而後二子克侍養其母。越四十餘年。而後得請於朝廷。錫之建坊。蓋前者之鄰於死亦已久矣。又曰。先外王母始遭顛覆。有某者。不知其志。乃使媒婦買而進。且言如某之饒。豈非人所願。而願甘餓死。若是。既拒之。峻

因愈益感傷。無聲而出涕者。蓋數十日。戴震曰。嗟也乎哉。彼士人丈夫所屬。而窮巷里曲之婦人女子。一志不渝。卒之嘉於帝者。蓋於卿大夫而同於前古已來賢人君子之危窮乎始。待其既極而縈隨之者。所謂行克有終。天與之終。非歟。顧方其處顛覆。甘凍餓。僅不獲終。有身死成仁而已。故受罔知節義者之辱陵在前。而惜怛繫心肺。一時之性情。不自知其當於士人丈夫所云大義者也。余獨惜節操能是。或竟以不口於人。數十載後。誰復能舉以為言者。豈非松檟樽俎。共榛楚奄翳也哉。春如公諱煊。為經生。好讀書。因貧徙業。與人交有節槩。父雲扶公。諱文肅。本休甯之隆阜人。為教之古城關人。方君者字雨三。壬申舉於鄉。將之官鳳陽之虹教諭。其母於余姑行也。

韓五王先生墓誌銘

自漢已來。取士之法不一。然未有不惟六藝之文首重者。而士氣之振否。則宜循其本。漢書儒林傳贊曰。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眾至千餘人。蓋利祿之路然也。斯言殆今古同譏。獨宋之儒者。執經講學。相師友之眾。同於漢。其躬行道義。幾幾七十子之所講求矣。明初用經義選士。能是者視昔之期在通經。又何如。誠欲造乎賢人聖人立言之心。雖經師大儒。未易以語此。若其流弊。苟馬皮傅。勦說雷同。學不一二年。

目不覩全經。掇拾巍科高第。不必素所蓄積也。故不見師友之盛。如古昔。豈非徒趨利祿。加以得之固易哉。原上之貴士。士之貴學。豈如是而已哉。間有遠尋漢經師授受。近接宋儒者之緒。其人世莫之知也。孤學而無友。泯焉而不彰。嘻。可慨惜也。夫汾陽有儒者曰韓五王先生。以經義補弟子員。一日讀大學之篇。憬然曰。曩所學殊非也。古之學者。其若斯矣。自是求得宋真氏大學衍義。明邱氏衍義補讀之。即躬行於家。教弟子亦以是。不令急科名。視力所能惠於其鄉。鄉人無賢不肖。咸目先生善人也。然而莫知其有學。先生諱瑞之。曾大父時來。大父明樞。父家擇。裕於財。有好施名。先生性寬厚。尤惇師友誼。雖或以侮慢加之。不與較。意益篤。聞者以為難。其居父喪時。有誘結家僮。盜去千金者。先生廉知其人。置不問也。娶李氏。以賢稱。曉大義。子二。廷槐。廷梧。女子子二。先生生於康熙三十七年四月二日。歿於乾隆十一年九月十四日。以貲為州同知。未仕。廷槐拔貢生。好宋儒書。余東西行至汾晉間。多以其賢為余言。既而見之一動一言。必有矩法。蓋能以儒者躬行世其家如此。其先君子既葬於歿之明年。廷槐復再拜請余銘。銘曰。

維昔之學。孰為儒宗。師友相隨。名滿道崇。維今之學。不勤以速。誰抱其樸。允矣為鵠。於家於鄉。令聞不忘。流厥孫子。俾引而彌光。

戴童子壙銘 并序

銘名也。名其德行功烈。而鑄器久之。墓銘猶是也。若生平無可述。書其年月名字於壙。而加以銘。防陵谷之有變遷。義不取爾也。銘戴童子壙奈何。謂是可久云爾。成之也。速成之乎哉。童子而博聞強識。禮所謂君子如是也。君子者。以名夫成德者也。童子而君子。則成德目之。故銘之也。奇績童子小字也。綸恩名也。休陽之隆阜。童子所生也。紫阜潭。童子從其父讀書處也。甫五六歲。能好詩文。童子之天性也。自頂至踵。微引故事。足以解頤。童子之得親喜也。善屬算。於方田重差之術。稱能。童子之慧巧也。若童子者。進以古人之小學。其必不可量也。昔馬融集諸生。考論圖緯。問鄭元善算。適召見於樓上。唐取士有算科。其算經十種。道藏據而有之。儒者或歎其書亡。非亡也。不知實貴也。釋氏標竊。許叔重說文。而儒者棄之不顧。無怪乎六藝淪喪。而經學荒謬也。若童子之隻字知貴。而進乎古。將以愧皓首佔畢。不知六藝為何物者。是皓首而不若此童子也。十二齡而殤。可哀也。茅山之吳黃頭。童子所葬也。其墓地與其弟洪恩同壙也。銘曰。

維昔童子。善草太元。荷戟八荆。才軼子雲。維今童子。好學無前。五稱五窮。替曠引疏。六觚九章。究洞其原。蘭茅早折。蕭艾盈前。彼耄而愚。於何久存。此幼而慧。遇弗永年。

國朝文匯

卷四十二

人生世間。白駒忽然。彭祖為夭。莫壽匪君。

國朝文匯乙集目錄

卷四十三

吳

定字殿麟安徽歙縣人歲貢生有紫石泉山房集

答任幼直先生書

與王須麓書

半閣記

海峯先生墓誌銘

山西臨晉縣知縣吳公墓誌銘

吳蕙川墓誌銘

烈女祖姑行略

范來宗

字翰尊號芝麓江蘇吳縣人乾隆乙未進士官翰林院編修

徐西灣先生詩集序

重建白雲深處記

重建石湖文穆公祠記

顧宗泰

字景微號聖橋江蘇元和縣人乾隆乙未進士官知府有月滿樓集

讀貴誼新書

八

遊虎山橋記

八

遊茶山記

九

遊焦山記

九

遊鐘山記

九

月滿樓記

十

曹錫麟字受之號定軒山西汾陽人乾隆乙未進士官翰林為給事中

遊潞城文湖記

十一

吳卓信字頊儒號立峯江蘇常熟人諸生有澹成居文鈔

觀魚說

十二

海鹽徐翁小傳

十二

黃烈女傳

十三

錢貞女傳

十三

盧遂字壽漁福建侯官人乾隆乙未進士官編修

房元齡上高祖太宗實錄論

十五

張

鏞字朱祥順天宛平人乾隆乙未進士

道衡

十六

孔子使子貢說四國存宗魯辨

十七

徐熊飛

字渭揚號雪廬浙江武康人嘉慶九年舉人著有白鶴山房詩文集駢體文鈔等集

答潘春泉書

十九

黃泥塢親壘記

十九

絅齋先生墓誌銘

二十

陶必銓

字士升號蕙江湖南安化人貢生有蕙江文存

太極西銘相表裏論

二十二

秋夜游東園記

二十二

竹鄰說

二十三

徐

軾字雲蔚浙江平湖人諸生有錢龍樓詩集

荏洲詩集序

二十四

梅

鏐字阮美安徽宣城人江蘇江甯諸生

繫舟書屋偶集序

二十五

國朝文匯

卷四十三

目錄

二

乙集

山東布政使司布政使徐公墓誌銘

二十五

國朝文匯乙集卷四十三

答任幼直先生書

吳定

丁酉之冬。識先生於廣陵。邂逅之交。情逾故舊。矜我窮屈。吁歎再三。雖復辱書。過蒙寵念。謂今歲將還朝。供職。願定出其文章。先生攜而獻之。卿大夫好士者之前。必有賞歎。逾常。拔而出之。深淵者。此由先生孜孜進賢。故不量定之庸。為而惠恤之。執書感唏。敢違嘉命。雖然。竊有說。定以頑懦之資。二十年來。盡膏肉憂患。六經百氏。攻討未遑。所為文章。空疏舛鄙。不足邀巨公盼睇。明矣。且夫三尺童子。皆言當貴有命。而天下之大。無數人知命者。知之而仍不避水火以求之。必其中猶有傍徨莫之能信者在也。昔黃允以雋才知名。或謂之曰。子有過人之才。恐守道不篤耳。後司徒袁隗為從女求姻。見允。歎曰。得婿如君足矣。允聞。遂黜遣其妻。其妻大召親屬。歷數允隱惡而去。允以此廢於時。嗚呼。毀行求榮。不用反廢。知命者固如是哉。大抵眾人之知命也。章屯既定。眾知之甚且眾悔之。君子獨知命於亨屯未定之先。故可貴也。君子因禮以知樂。因古以知今。因時以知命。觀國家之勢。通鬼神之情。黃直卿筮易遇困之兌。去職隱於幽谷者三年。誠知命之君子也。定近亦筮得遯之卦。辭命之窮。灼然可信矣。先生雖委曲為鄙人謀。豈能回定當遯之命哉。且夫儲石成城。而後能嚴。

出入儲貨成市而後能通往來儲禮義成君子而後能治天下之人之眾群生以洽萬物以昌楊素使謂文中子曰蓋仕乎曰汾水之南有先人之敝廬在可以避風雨有田可以具饘粥彈琴著書不願仕也今定生達有道非不願仕者願自以齒踰三十學行僅比於中人中夜悲思誠有不知所以進者而易乃幸告定以一言曰遷吾聞君子紆鸞龍之翼於韋布之任養浩然之氣於蓬蓽之中定將考道窮山順天地之心分先賢之責以自奮也夫六藝富於江河而乃欲積水潦以成其大道德崇於山嶽而乃欲積土石以成其高日月疾如馳亦未知駐足何如矣豈敢復逆命爭名忘其踰分哉夫薦士盛節也定不敢援上而先生願為之誇耀其文於定亦非有污行也所以吝於獻者則通塞有命之說耳且淮南子不云乎劒工惑劒之似莫邪者惟歐冶能名其種玉工惑玉之似碧盧者惟猗頓不失其情定之文恥不若莫邪碧盧也苟莫邪碧盧矣百世之後豈無歐冶猗頓其人者何旦暮之名為辱先生寵眷而不獲奉教感借愧集無任惶恐不宣

與王賓麓書

別足下七年矣攜手之歡勤奉攻錯之雅無日不廬於心每誦足下書辭及同游自左右來者知足下貧益甚薪櫟不足以備風雨無兼日之禾為之喟然三復太息頃

者都御史竇公主試天下貢士天下之人喁喁企望度足下必能首出其儔而又不
幸棄同瓦礫以竇公之賢明而足下所遇如此僕安能不為足下鬱鬱哉抑僕之齒
長足下九年名未出庠序自度驚下不足潤色於時比年不與鄉大比之列有再矣
杜門紬繹聖人之經思有所導引以扶來哲而後生新學喜園畏方以故從游之士
亦寡膝下長者舊抱羸疾餘尚羸少家衆十餘人日嗷嗷待僕舉火性又拙不欲苟
取豪髮於人坐是益窮境大約與足下類且定聞大寒既至民煖是利大熱在上民
清是走憂貧賤甚於疾病死喪求富貴不避蛟龍虎兕得之則揚眉以喜不得則出
涕以嗟故曰比翼之鳥死乎木比目之魚死乎海若斯之輩古今相同比戶相望且
夫遘邇之士之莫克伸其長者輒自委曰吾有志無命也然聖人繫困之大象獨曰
君子以致命遂志志不由命屈伸君子所為泰然游泳於貧賤患難之中而命且自
此立也夫不曰聽命而曰致命艱貞盡道祇事上天困之所以有取於習坎也不曰
明志而曰遂志內布不疚非以干名困之所以有取於兌說也窮源而後知天下無
枯澤素位而後知天下無窮途疾風相加樵夫以是笑野草之靡也霜雪既降堅冰
滿河山谷之民以是羨竹箭松柏之茂也故文王拘羑里以演易仲尼厄陳蔡而絃
歌僕方寬其心與足下共謀處困之方豈真悼賢者有志無命而為足下鬱鬱哉夫

窮阨之來而不敢苟且應之者。道之所在也。良友睽隔遙遙。同值其艱。而同勵以守者。亦道之所在也。僕聞天道遠。人道邇。待者龜而襲吉。福之末也。山致其高而雲起。馬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福祿歸焉。吾知足下之不長困也。若僕者。將離棄塵事。上涉天都之峯。俯覽萬象。出沒烟雲。亦足壯也。足下他日進退百官。施澤貧氓。其肯辭官闕之盛麗。翩然曳敝履從我游乎。

半閣記

先大父既老。築室於穎溪之上。而退休焉。名曰竹圃。倚門而望。美哉水乎。竹青青臨照中流。葉可數也。門四面環以牆。而中分之左入為堂。右入西偏為塾。左右之交有半閣焉。以尋度之。廣二修一。有奇。崇與修埒。先大父安燕之區也。閣之下壘甃為小臺。植天竹成叢。子紅若珊瑚然。面台為軒。修廣如半閣。軒之上覆蔭以樓。定生八年喪大父。先是大父雖老而強善飯。命先考游學他方。日與伯父暨一二童孫。徜徉於半閣之上。顧瞻棟棟。聿新衣冠。掩映樂之。夜則遷坐軒中。家衆十餘人。肅列環侍。大父酒酣興發。為述詩書。陳史傳。以教令之。儼然有古家督之風焉。定雖幼。亦悅而聽之。或促之睡。弗去也。循半閣而東。詣堂堂修三。尋有半。五分其修。崇三之。廣並之。堂後為庭。庭前繚以墜牆。踰牆為後庭。皆有樓。周房上下。東西相嚮。由半閣折而西。有

塾二相並而立階下之牆中空以延遠山之色自塾東出而南入重門則圃也鑿其旁為池水激而飛紫石泉出焉圃多卉木丹碧相鮮而竹尤包叢與門外竹林相映謂為竹圃此也先考嚮宅堂之後庭大父既違養先考久疾畏器亦徙居半閣念足弱難行乃以閣之西偏分五尺之廣為房朝出而夕入焉蓋日夕困於尋丈之地者十年矣素居每望客至以病塞於辭客有言口不能答而頤輒解然往往涕笑相半不自禁也其後病益危墮階亦遂不思客至定或粉飾鄉里俗聞強笑以道之或率群兒嬉戲以娛之老人當此亦覺歡然已復不樂回視大父棲此娛老之情大不侔矣定既居憂以前軒為廬以望半閣如逮事先考焉每拾級以升恍然見先考瘦削之容舉手戰慄之狀也俯躬立焉愴然聞先考吐詞訥澀不克和調之聲也憂除乃復讀書家塾圃生蕞薺而竹亦凋殘矣近則士之從游於塾者日寢成群諸子弟亦皆翹翹勃興於學事親之歡畢而相導秀髮開牖子弟之樂興自古及今盛衰聚散大抵皆然而少壯者忽不覺老且死矣可歎也

海峯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劉氏諱大樞字耕南號海峯桐城人也曾祖日耀明崇禎時以貢士廷試授歙縣訓導祖姓文柱皆縣學生先生狀貌豐偉而性情直諒寬博讀書工詞章之學

國朝文匯

卷四十三

三

國學扶輪社印

自古文亡於南宋。前明歸太僕震川暨我朝方侍郎靈皋繼作。重起其衰。至先生大振其才之雄。兼集莊騷左史韓柳歐曾蘇王之能。瑰奇恣睢。鏗鏘絢爛。足使震川靈皋驚退改色。詩亦孕育百氏。供我使令。元明以來詞章之盛。未有盛於先生者也。年二十九應舉入京師。巨公貴人皆驚駭其文。而尤見賞於方侍郎。暨吳荆山閣學。以為昌黎復出。已而兩中副榜貢生。以終乾隆之初。召開府余京兆欲薦先生賢良方正辭會舉博學宏詞。方侍郎以先生薦。及試為大學士張文和所黜。而文和後大悔。洎乾隆十五年。詔舉經學。文和獨舉先生。而文和旋去位。乃出為教諭於黔。黔士至今感誦先生教育之仁不息。國家用經義選天下士。而先生以振古之文。生於列聖相承文教累洽之日。又有持權者為之引延。而卒淪溺下僚。不獲展其才以沒。則信乎命之窮也。然而富貴之榮沒則寂焉。斗筭之功名亦澤竭則忘焉。天地之光華。一日不掩。則先生之文章。一日不磨。昇先生以曠世不數畀之才。而特假巖壑寬閒之歲月。以成先生千古之榮。天之眷佑之者至矣。即使先生數奇。屈於生復屈於死。卒致泯沒於無聞。而先生之可不朽乎。此生者自在也。其又奚慙焉。所著有詩文集。已久行世。其卒也。以乾隆四十四年十月初八日。年八十有二。娶吳氏。生子三人。皆早死。以兄之孫符琛為長子。介後嘉慶四年十月某日。葬先生於梅子嶺先

塋之左門人吳定涕泣為之銘曰

文雄千古遇屯一時一時之屈千古之師豈無公相高儀霆飛百千灰滅公尚巍巍韓歐之側配食攸宜謂予不信請視來茲

山西臨晉縣知縣吳公墓誌銘

公諱開字來儒先世自唐左臺御史少微始家休甯十一傳而徙歙又十四傳而徙歙之巖鎮曾祖銑鄉飲正賓祖瀚候選州同知父正道郡學生公雍正己酉選拔貢生今山西陽高改臨晉嘗攝大同府通判兼攝萬泉榮河荷氏虞鄉永濟等縣公為政廉善而才所至案無壅牘獄無淹囚蒸蒸以治官十六年卒困於百里之任以死至今士大夫為公惜之公之治訟也凡民所獻狀手自判示不假賓僚宜訊鞠者不三二日即集其人鞠之往往片言輸服久之訟日罕其徵糧也令民自函其財投之府庫數浮者以榜徧告歸之其人初民為吏誑有棄田宅鬻子女以償者至是相顧歎訝遂輸將如恐不逮尤加意振人才型風俗士蒙其訓民革其偷者甚眾蓋公為政之大指如此公之在臨晉也一日升堂聽政父老千百為群老杖幼攜徑躋堂上公大驚父老曰無異也吾儕小人久饜公澤而獻頌於公也公三辭父老卒張懸羅拜而去其辭曰萬民食德云乾隆丙寅閏三月十七日公卒於臨晉年五十有四及

柩還白衣冠送之郊外者數千人。哭聲百餘里不絕。嗚呼。斯亦足以知公之政矣。公生平未嘗納賂於民。然亦無以餽獻上官。有所執必力爭。上官滋不悅。嘗念宗祠隘陋。重建寢堂。俾得合族以祀。其為費微。而所有已告竭。公既亡。其子孫常至日不再食。嗚呼。公雖賢而抑沒於上官。然上官亦嘗數數嘉其績矣。乃卒滯公下僚。至不克庥蔭其後昆。而沒吾聞螢隨時而出。蟲應節而鳴。無非教也。君子苟心契夫屈伸存亡之理。遇雖窮而怨尤可不作矣。所著有讀黃合志一編。行世。餘集藏於家。配鮑孺人。繼配許孺人。子一人。祇乾隆丙子舉人。陝西高陵縣知縣。孫六人。壬寅四月葬公暨兩孺人於田西山之陽。從弟之子定敬為銘曰。

山莽莽其相接兮。草離離以白也。閔志士才人於終古今。善莫之發也。溉大金以烹小鮮兮。君子以為澤猶及物也。抗驚音以長嘯於太虛兮。幸吾節之未失也。

吳蕙川墓誌銘

君諱紹澤。字蕙川。歙之溪南人也。祖諱邦佩。父諱鎔。伯父銷。無子。以蕙川後之。蕙川為富貴之裔。而樸誠謙退。尚信義。雖然儒者少讀書。於歙西之靈金山上。與方晞原偕處。新安雋雄之士。如鄭用牧。戴東原。程易田。金鑾中。數往來山間。互以經術文章相督勸。號一時之盛年。既壯。師事桐城劉海峯先生。學為古文辭。業益以擴。聲聞無

越吳楚之交。予嘗與桐城王賓麓數訪惠川。一日惠川盛治壺殮。相與遍游園林。眺覽山川之雄秀。惠川因侈陳往昔景俊非常之士。建功名走萬里外。作為文章。宣布朝廷。威德氣甚壯也。已而四顧唏嘘。俯首淚下。予與賓麓啞然笑之。則曰。此予曠昔之志也。嗚呼。今已矣。惠川家多文學之彥。其從父昆弟。或成進士。官翰林。而少年共馳驟於靈金山者。亦半為達官。以去。獨惠川年五十有三。以諸生卒。海峯先生嘗悼心古文之壞於今七百年。而深嘉尚惠川之辭。有歐陽子遺音。竟其學可謂頡頏之也。嗟吾惠川。功名不獲建矣。而文章亦未及大其成。奄然違世。百年之後。惠川之風流其無乃歇絕乎。此尤可為吾惠川弔也。其卒也。為乾隆五十二年八月初七日。娶鄭氏無子。以弟紹瀛之子棫為君後。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惠川於某山之陽。銘曰。木蕭蕭兮風急。若有人兮太息。齊旦暮兮古今。嗟有懷兮誰畢。魂兮歸來安君宅。

烈女祖姑行略

烈女諱淑姬。曾大父諱文瀚之仲女也。邑之潭渡鄉。有黃是者。幼而才。字之。嫁有吉日矣。而是方游學於楚。而殤訃聞。祖姑為拒勺飲。家人慰諭之曰。而未歸而家。而罹斯戚也。今逝者猶淹滯他邦。乃欲滅性於父母之側可乎。於是強起食飲。哀請於親。願俟柩歸。如禮往弔。許之。明年四月。柩至。自楚命之行。至則服衰反幘哭。不呼嗒呼。

姑姑先逝也。既奠，偏謁家人，不奈衰序，跪拜俞命。各中其儀。黃氏之耆長見而歎曰：吳氏女，其知禮哉！卻其慟，示未成婦也；哭止呼姑，未成婦，難為稱也；禮成有間，侍者曰：可反矣。曰：聞葬速，宜送之。送之葬，即反矣。夜入內寢，就盥沐，饌盤殮自若也。夜半侍者寢酣，乃繼時康熙丁卯四月五日，年才十有七。黃氏因以其子與之合葬於潭渡之東隅事上。

天子義之，而寵旌其墓門。郡縣諸長吏及搢紳士庶咸白衣冠赴弔，旌旆遮途。海內為挽歌頌章者以千百數。而其墓又適當歛西孔道，往來觀者停車弛擔，貴賤賢否，合口歎褒，嗚呼可謂榮矣。或曰：女死，黃氏招畫工畫其像，將入室，愴乎其若有所覩也。工懼然出曰：已得之矣。或又曰：女死後，月明之夜，常與是攜手而行，蓋環佩猶鏘鏘也。新安自昔節烈之盛，比埒魯鄒，然往往振奮捐生，不愆於義而止，而吾祖姑以貌弱之齡，赴難雍容，顛沛中禮，儼然有賢人學士之遺風焉。雖其性固殊，而閨門日夕所薰沐者，禮教之垂由來遠矣。越四十餘年，吾叔姑又以貞女之行紹其美焉。

徐西灣先生詩集序

范來宗

吳興山水清遠。人材代興。博通秀傑之士。甲於他郡。德清距郡不遠。屈指德門。首推徐氏。科第蟬聯。入詞垣者五世。吾師西灣先生。早負重望。乾隆己丑第二人。及第。海內望之如鳳皇。芝草。幸為國瑞。供奉內廷。有年。方卜大用。中年引疾歸。歸未久。遂赴道山。宗乙未。應禮部試。出先生門下。奉教於京。卽屢矣。歸後。一見於樂安之庸德堂。而先生病旋為詩哭之。前此數讀先生應制鴻篇。今始得全稿。伏而紬繹之。不覺喟然歎。穆然思也。本朝詩教之盛。駕宋元明而上。國初南施北宋。前王後趙。揚鐵分幟。異曲同工。雍正乾隆初。吾鄉歸愚沈宗伯論詩。斤斤於唐宋界限。獨以唐音提唱後學。厥後老成凋謝。有才者思出奇制勝。一變為吞刀吐火。再變為豔色淫聲。浮薄之徒。競相稱效。而雅音渺矣。及其餒少熄。又流為率易淺弱。卒無有能法三唐者。今讀先生之詩。古樂府自出新意。今樂府音節琅琅。拔奇韓柳雅外。五古得力伯玉。感遇諸篇。長歌則青蓮少陵之遺響也。近體出入大歷十子。閒情感悼。則樊南莫之過也。學者奉是編為主臬。何患詩之不復古歟。宗早年學詩。老而無成。然比於候蟲時鳥。卷帙漸多。恨不得就正於先生。而乃跋先生之詩。能無百端交集也哉。先生有孝子慈孫。紹承家學。從此繼繼繩繩。嗚呼。國家之盛。又慶德門昌熾。正未有

文也。

重建白雲深處記

文正公自睦州移守鄉郡。嘗以天平山白雲庵奉祖。晨香火。洎登政府。例得置墳寺。遂請於朝。改庵為寺。度僧守之。寺有退處之堂。曰白雲深處。蓋先世所作。由來久矣。前明景泰間。竺芳禪師。彙集名流題詠成帙。三百年來。堂失故址。乾隆初。修葺寺宇。即寺旁老屋三間。榜以舊額。聊存遺跡。迄今歲甲子。周風雨漂搖。雀鼠穿穴。朽蠹頽覆。是處爰於嘉慶丁巳秋。出義莊餘粟。庀材鳩工。撤而新之。庖湔則移而遠之。更增葺二廡。可與燕居。可與永夕。茲來祭掃。堂已落成。重書額懸其中。前有老桂古梅。百年物也。其後大石矗立。林木森然。白雲繚繞。迷漫山谷。若為藩籬。夫物之變幻。而不足恃者。莫如雲。故有白衣蒼狗之喻。然觸石而起。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遍天下。非雲乎。古君子得志則為出山之雲。油然沛然。澤被萬物。不得志則為在山之雲。蕭閒澹蕩。與清風明月相引於無窮。斯堂也。約乎善藏。即之也深。春秋佳日。游息於此人耶雲耶。合之咸稱。是可為浮雲富貴進一解也。為誌其興廢之由。或仍作雲之變幻觀。亦無不可耳。

重建石湖文穆公祠記

吳郡西十里有浸曰石湖山曰吳山宋淳熙中參政文穆公構別墅其間阜陵書石湖二字賜之數傳後滄桑變易向之天鏡閣玉雲坡爭奇獻異於別墅中者已鞠為茂草不可復識明侍御盧雍偕弟郎中襄家越來溪少時數過湖上約曰他日當俎豆文穆於斯迨正德庚辰始建祠祀公王文恪整記之萬厯時廢吾宗參議長倩公重建陳處士繼儒記之此石湖祠興廢之由來也自後春秋祀事及歲修費歸義莊經理本朝乾隆十六年後莊費不足祠屋日頽宗已酉歸田清理義澤漸有儲餘爰商重建鳩工庀材計費千緡制加堅壯不日竣事郡侯任曉村先生政暇來游湖上見祠旁有餘地因捐廉建天鏡閣栽花疊石有亭有池以為登眺游憩之所俾先哲風流依然未墜竊思文穆公與先祖文正公世系難考即石湖集中亦不自為表述文正馳驅中外未嘗一日退閒文穆謝事後管領湖山極優游之樂文正祠宇宏多義田義宅子孫世守文穆雲仍歆絕譜牒無存其後之不同如是然合之法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是豈有不同者哉昔眉公記有云石湖為文穆劍履往來之故墟顧獨委棄於山陬水涯非獨范氏之恥亦三吳後學之恥也今重新祠宇復得賢太守慨念先賢主持風雅使當年舊觀髮髯猶在可不謂厚幸歟落成之日爰誌其始末以示後來俾世守勿墜是所望也

讀賈誼新書

顧宗泰

賈生之在漢也。生未嘗不用漢文。漢文未嘗不用生也。其始文帝悅之。其繼帝復以爲不及。及帝之世。所言次第施行。至生既死。帝猶思其言而用之。然則三代之後。能用言者莫如帝。言而能致用者莫如生。余讀賈生書疏陳政事。通達國體。卓然經海。審微服疑。以後諸篇未定。真偽然深中利害。于時勢自擊心驚。手筆亦不遠。斯真王佐之才。宜乎漢文之必用也。宋蘇氏著論。謂非漢文不用生。生不能用漢文。且謂絳灌君臣相得。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安有立談之間。遽爲人痛哭。且謂爲賦弔屈原。悲鬱憤悶。卒以自傷哭泣。至于天絕。余初讀之。服其持論之工。及細按賈生之行事。而知生言實用。蘇氏論失之矣。何言之生之初進也。即遷太中大夫。及法令更定。遣列侯就國。絳灌始忘之。帝不得已。令傅長沙。亦不過投之艱難。折其銳氣。使可大受耳。豈棄之哉。不然。何宣室之對。不三四年而召。且爲夜半前席也。梁王上少子也。而又愛。拜爲太傅。親之也。益知前此非棄之也。至所謂痛哭流涕。長太息者。在召對傅梁後。觀文帝歿不再世。而強侯難發。又不再世。而匈奴事起。生安得不愷切而言。況是時絳灌方逮繫。生轉諷上以禮厲大臣。上乃感而免其死。此真賢者所以用心。而絳灌何嘗堅骨肉之親。而痛哭何至在立談之頃哉。若其弔屈之文。悲遠引之無術。賦

鵬之語知遲速之有命其見固已超矣後之自傷而死因梁王墜馬傷為傳無狀且亦命耳豈死于不用哉生死年止三十三死猶用其言不死則入用為大臣矣乃謂自殘至此知貴生必不服矣班史稱其未嘗不遇吾故曰能用言者莫如帝言而能致用者莫如生而蘇氏之論失之也然則賈生無可議乎其草具儀法與五餌三表其術之偶疏如史書所言則不必為之諱也

遊虎山橋記

光福之西屬以元墓延以銅井山勢蟠蜿太湖委注其隄之達于山者上有虎山橋兩峽一溪橋卧偃蹇山舒水遲曲有幽趣西峰林壑之美可取者十八九莫若虎山橋山行必少水而橋之中通西崦泓然為波澹然為渡冲融幻宕澹涵太虛翠映黛流嵐光倒出環村落而益遠引塙影而獨絕洵清游所宜歷者矣溪崦十餘里至青芝山麓方春二月之舟隨溪隄與溪埒多梅花幾二三百本或列或橫或斷或續白英如雲香氣翳勃倏入崇巒綠青黛碧漾然藹然俾過者神移焉而不能去噫虎山元墓諸山之一也幽而僻奧而曠有橋以束溪為崦為巖為塘為林為卉陰翳芳藹迴巧效媚昔人比以武林西湖是其果有彷彿者乎維崦之溪可以討春維橋之側可以游息發茲清唱天機蕩漾春彼芳風襟抱淵冲孰引我于花林而佇賞煙

岑恐妙景之一往而不可得追也爰記以贈同行者

遊茶山記

茶山於鄧尉諸山中。最小亦最僻。自鐵山折而行。至山高不數仞。廣不三十步。若坳
垤然。山皆石。立者仆者。側者平者。偃而跪者。高而突者。委遠難窮。咫尺異勢。以其類
于湖。又得迴攬諸峰。遂為登陟之勝。有亭焉。凌石而立。北望銅井。地漸高。此山如箕
卷舌。以出眾山。絡其背。梅花時。花聚眾山凹。千巖萬壑。坐而收之。樽簞繁英。莫得隱
遯。白雲空濛。可以望而不可以窮。南去太湖。若在足下。七十二峰。青螺隱躍。小峯之
浮于湖者。若葉若几。有風颯然。則銀波蕩空。杳然萬頃。澗濤浩渺。盡入無際。昔明李濟
芳欲買山建閣為之圖。且為詩與記。終不果。本朝張氏建之。今亦圯矣。噫。以茲山之
勝。置之域邑。則遨遊者將爭奇誇異。以為美。今僻處山之西。又無好事之士為之剏
削經營。其茲山之不遇歟。孰使余流連于湖山杳靄間。不以僻而遺者。非茲山也歟。

遊焦山記

京口三山。以焦山為特秀。山之隱者乎。壯不北固。麗不金焦。一峰橫江。浮玉登翠。立
有巖左右而寄傲者。以隱士隱之。山以隱重。而山可為隱士所隱。即謂山之隱者。亦
宜。余自金山放舟。距山十五里。乘風駕帆。雪浪層疊。遠望山色。如黛螺之隱。現水中。

而不可即也。及抵山則環峰竹木繁烟縹雲佛舍精整縈緣曲折不露山骨而若忘其為山。始自東麓而西過枯木堂訪所為古鼎者。猝然伏地指不敢捫雷回雲紆龍翔夔躍制何古也。至焦隱士祠祠在瘞鶴巖下華陽之逸與孝然之隱有後先輝映者乎。西行而上石磴紆曲經三詔洞升觀音羅漢諸巖嶺勢嶄峻叢木蒼鬱路逼仄矣。峰回境轉懸吸江亭造雙峰閣此山之巔也倚天而望大江趨海浴日浮天北固金鰲指顧而得吳楚之山川英雄之割據有懷古浩然而塵襟頓豁者昔人孤踪幽抱歸隱茲山其有所寄於斯歟。夫漢末鼎沸時事滔滔獨焦孝然脫然身世三詔不出至今為山靈增色山故名譙山又名樵山今易名焦山嗚呼山以隱士隱而山直欲寄傲於三山間矣是亦山之幸矣。至山中青玉塢碧桃灣諸勝春時聽鶯最幽處也其山之餘支東出分峙於鯨波瀾蘇中者為海門山亦名松寥山孟浩然詩所云夸山對海濱是也未及游故不詳記。

遊鍾山記

衡廬茅蔭為天下名山而將山實江南之冠吳為將子文立廟曰將山又以南齊周氏隱此曰北山山時有紫雲則又曰紫金山統而名之為鍾山余于是山向一至焉未盡其勝今鼓興而往未至山六七里峰嶸蔽虧藏雲障日水泉激礫淨細可愛至

山松陰夾路寒濤吼空風自絕壁而下。榲榲動翠其音颯然。自晉以來刺史能遠栽松百株山故多松也。沿山五里遂抵靈谷寺。寺故在獨龍阜。梁武帝為寶誌禪師建塢。宋改太平興國寺。明初徙山之東偏。名靈谷。龍樓壁繪不及往時。惟無量殿寶公塢獨存。因偕寺僧觀景陽鐘。規小而音短。不能必為景陽樓中物也。至寶公塢禮焉。問三絕碑已燬沒矣。南為琵琶街。履之若有聲。由塢循山而左為安石讀書所。其說法臺舊址旁為八功德水。藤葛糾紛。求所謂清冷者不可得。由是為太子巖。此山之最高者。余乃升高而望。豁然四空。西瞰覆舟鷄鳴諸山。黛螺繚繞。後湖隱見。其六朝之佳麗乎。而其南則俯眺城中。萬家烟火。綺紛繡錯。曠無人處。夕陽故宮也。北凌大江。蒼然極浦。紫蓋黃旗之氣猶有可想見者。而虎踞龍蟠江山如故。獨慨然于齊梁遞遷之主。而歎其銷沈。于是歷巖而下。日已薄。莫朝陽洞商飢館周氏草堂。戒之墨池。諸境最僻。俱不得訪。別僧而歸。歸則松風送人。明月滿衣。流連清景。恍若有失。不知路之幽且杳也。

月滿樓記

樓在星橋草堂南。余祖所舊築也。稍葺治之。以貯書。日吟嘯其上。可望遠而佇月焉。沈尚書歸愚先生名之曰月滿樓。今夫古來之以樓者。有百尺之峻。三層之幽。以及

庾亮之乘興王粲之思鄉沈約之寄詠雖所處各異莫不遐覽四表摠挹披襟故風
流足千古而余是樓者面城背市僻在婁水之曲亦巢林一枝耳無古人才分而境
又與古人異更何記之足云抑吾聞志趣所存境遇殊而領取則視乎其人耳人苟
中無所自得雖日處飛簷畫棟不足以為娛人苟中有以自得雖日坐半軒一閣亦
足以為樂樂不因于境而因于心也況夫升高之下景與神會曠然有俯今仰古之
思焉由是言之樓亦可以記矣乎當其曉霧初收殘月未落餘光耿耿斜照疏櫺朗
然清明之氣之在懷抱也及其夕陽歸岫碧漢橫空皓魄一輪正當三五將湛然澄
虛不特星辰之可摘而夜光之可攬也登斯樓也神怡心爽流連歌嘯而不能自己
也至夫友朋不我遐棄而至斯樓者淮南之士吳楚之英齊魯燕趙閬蜀秦之客
未嘗不投綈贈紵滅燭開軒通千里之緣論詩書之義而客去而獨處于樓則六藝
百家稍事窮究望古遙集愧無以對古作者當清光之入戶往往以詩寫其情緒焉
非敢謂有所自得于此也聊以為樂已爾余昔遊劍門過泝水登任城太白樓樓不
必百尺三層之幽峻而謫仙飛觴寫興所謂謝朓裁詩月滿樓者意概正復同之余
仰止焉而無以希風也知謫仙不徒以樓重也嗚呼余又何以樓為哉今古茫茫修
名不立余之所為樂者轉而為懼將明月笑人而嗒焉自失其為樓中人也

游潞城文湖記

曹錫麟

乾隆乙卯五月十九日晨興出太平門辰刻小憩陳家莊王壯橋橋有明正統年所建碑言宋時土豪王壯號攔街虎者狄武襄公青除其害因以名橋寓無戒之意今俗名王莊蓋傳寫之誤也又數里憩於義安村三賢祠祀卜子貢段干木田子方中有金大定年同知汾州節度使雷志所撰碑正書惜下半已漫漶稱汾州軍者金沿宋制明萬曆二十三年改汾州為府倚郭始設汾陽縣前此為茲氏隰城西河縣而未有汾陽縣名也過義安積水彌野徘徊於文湖神祠者久之碑文亦雷志撰書石泐不可卒讀大致與汾陽縣志藝文所載者略同碑稱此魏文侯故地隋王通之所居志皆闕焉又有明給事中張第元碑及康熙間舉人趙日昌碑皆紀重修事旁一石碣光可鑒影扣之聲清以越亦奇迹也天文湖匯文峪河及隱泉諸水宋謂之西河梁以西河縣名之也明謂之潞城梁以陂側之城名之也興廢有時滄桑屢變矣嘗考東南水利每割田為湖旱則蓄之澇則洩之雖遇凶災而民不困文湖當時納而不吐故得常盈不涸雷志碑言大定間濱湖居民浚渠注汾太守傅公慎嚴禁之甚力守去終引而注之勸以為田無論瀕湖高腴多虞旱暵即湖地亦略有靈霖輒致湮沒但知窪地可田而不知餘田失水也但知低田可耕而不知淫雨為害也今

欲金濬為澤勢有不可宜仿割田為湖之意規其半以蓄水道上流及馬寨諸水注馬寨幾水有攸歸而旱乾有備即湖以北諸村俱免水患明孔文谷先生曾為分守冀南道張公士佩紀治渠宣洩事近年太守孫公和相亦言計豁糧地若干頃畷民失其業宜規畫奠安所著治汾說甚詳蓋湖去汾河二十里有湖以為汾之陂湖治則汾亦治正得禹貢九澤既陂之遺意潞城西二里許為陸運莊相傳宋之間故里多魚蒲之利志言唐令狐楚碑在湖側淹沒已久冀一遇之不可得俯仰之間過哺時食何家莊坐談太平橋忽雷雨從西北來歸已向夕矣同游者為司佑湯李果亭兩同學從叔父世傑弟申之佑之及余六人云

觀魚說

吳卓信

館之西北隅有隙地。穴土置小缸。中蓄朱魚二尾。晨起憑欄而觀之。玩其噉喘游泳之狀。意良自得也。中庸云。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吾於魚。怡悅會之。夫魚之所居。大之有沼。汙又大之有河。渠更大之有江海。若缸者。渺乎小矣。然而魚各有魚之位。沼汙河渠江海固位也。此中亦位也。位之處。魚者無定。是故此中之魚可入沼。汙。沼汙之魚可入河渠。河渠之魚可入江海。而魚之所以處位者。則有定。是故此中之魚如無沼。汙。沼汙之魚如無河渠。河渠之魚如無江海。以有定制。無定。其即中庸素位之道乎。其即中庸不願外之說乎。嗚呼。安得天下人人若此魚。則天下平矣。何則。蓋使人人知位之無定。則未得不必伎求。既得。不必驕吝。妄念可以悉泯矣。使人知我之所以處位者定。則君子勞其心。小人勞其力。眾職可以並舉矣。妄念泯。隨遇而安也。眾職舉。率性而行也。而天下烏有不治哉。

海鹽徐翁小傳

翁姓徐氏。諱珩。字楚白。一字昌眉。海鹽人。祖友貞。順治戊子舉人。知江西鉛山縣。歷署廣信知府。而卒。父辰臣。國子生。母張氏。生母朱氏。翁生六歲。而孤。家貧。不能自存。乃棄制舉業。究心經世之要。跳身遠出。佐人几案。徙家江南之清河。精於河務。時河

南巡撫何恭惠公。方任桃源司馬。知翁名。敦請入幕。每有興革。輒以詢翁。翁為策利害較得失。口陳手畫。洞中窾會。何公俯首以聽。倚若左右手。迨何公持節中州。遇河工大事。猶必移書咨決也。徐州建護城石堤。朝命少司空德公董其事。宿虹蔣司馬承檄分築。翁時與偕。謂原估丈量甚謬。必退移數丈。方可開槽。德公初難之。工不就。如其言。工成。乃歎服。楊莊口塞。漕艘不得渡。翁時佐外河邊司馬。勸以開王營減壩。洩黃出清。不兩日而千餘漕艘果出口。制河二憲物色得翁。喜曰。河工有人矣。翁弱冠在工。垂老不懈。閱厯既久。洞悉河防。嘗謂本朝治河。良法美意。至周且備。而猶時有河患者。由海口久淤。不得暢流所致。因著為論說。將以告之當事。會有尼之者。遂不果。乾隆五十七年七月。以疾卒。年八十五。子三。清瑞。熙瑞。廷瑞。來乞傳者。熙瑞也。

贊曰。往時吾吳有陳東莊先生者。通儒也。嘗著導河書三篇。其略云。自國初防海寇軼入雲梯關。因於海口分列梅花椿。而海口漸淤。自設葦蕩營於淤地。而海口益淤。下流之塞益多。則上流之決者日甚。勢有必然。無足怪者。今則開之難以施功。聽之貽害無已。當盡舉此數十里之地。委而捐之。撤屯聚之兵民。任河流之泛濫。則海口既復。而下流雍塞之患亦除矣。予初讀之。甚訝其言。比年佐戎淮徐。往來南北兩

岸始信先生之言。真今日治河良策。惜無有以其書獻之當展耳。今觀翁之所見。不與先生適合哉。因為翁傳而牽連及之。為翁惜。尤為先生惜也。

黃烈女傳

烈女黃氏。昭文東鄉人。年十九。嫁張廷銓。廷銓為縣小吏。家寄湯門外。其母張姬素與人私。烈女至。姬令從己。烈女不宥。百計誘之。終不辱。由是日加箠楚。或謂烈女盍歸乎。烈女曰。女既嫁。無歸理也。待死而已。會夏日。姬與所私裸而飲。烈女急走避。姬令所私強拉之。烈女大號。誓曰。奴敢污我手耶。持几上酒。顛擲之。姬益怒。捽其髮。批其頰。復榜掠之。烈女積不堪。夜半。遂投井中死。距其嫁時未周也。越日。出其尸。面如生衣。不沾濡。上下皆密紉。知其志素定矣。初。姬有一女。亦為所私染。姬捷烈女。其女嘗導之。烈女死。其女忽發狂。達人輒訴其事。人始晰烈女之冤。而烈女父母故貧而需。姬與所私竟得脫。事在乾隆十六年。

吳卓信曰。予居東關數年矣。聞烈女事。徧訪里鄰。懼斂怨。莫肯盡言。予雖固陋。不足以傳烈女。然畏禍不言。使烈女目就湮沒。亦何貴為士哉。昔歸太僕於張貞女事。既書其死。又書其獄。又作貞女辯。又與嘉定諸友書。與李浩卿及殷徐陸三子書。丁甯

反覆數千言不憚煩由今觀之洵不得已也堯峰汪氏表烈婦周氏墓亦言祭氏挾其族黨勢力娓娓置辯使刪其文猶有鬼神何無忌憚如此烈女生長窮樸未聞詩禮之訓遇凶悍無恥之姑誨淫導倡迫脅凌厲稍一督亂惶惑鮮不自喪而能不怵不回以死自誓其所成就不與張貞女周烈婦後先爭光耶爰為略存梗概以俟夫歸氏汪氏其人者為文以闡揚之其有關於人心風俗當不少耳不稱張烈婦者不與張氏為婦猶張貞女不稱汪烈婦烈婦周氏不冠以祭姓也

錢貞女傳

貞女錢氏昭文人曾祖春明康熙辛未進士知南樂縣有循績祖父並諸生兄皋亦有聲庠序世居邑之李臺塘所謂東錢者也貞女少有至性母嘗遇危疾剗臂肉療之年十二許字同里顧再韓十七歲夫卒訃至痛絕誓欲視含歆父母不許遂惡衣蔬食若終身焉久之聞家人竊竊耳語知有他屬貞女默念此身不歸於顧則父母之心終未安也乃給其父母顧至夫所一奠即惟命父母許之告於舅姑舅姑亦許焉至則哭拜已告舅姑曰婦之來為事舅姑也自今為顧氏之婦矣兩家父母無如之何乃聽之顧故寒素力田為業貞女勤織績佐家苦婉婉順從舅姑甚賴其力及舅姑相繼沒一切醫藥櫛櫛寔之費不以楚故委諸叔撫叔子為子而子多病娶

婦孫氏三月子即夭婦有身矣亦守志不二遺孤得男子子幸也婦姑相倚貌爾一孤貞女今年六十歲矣諸生周秉淵為顧氏壻述貞女事屬予為傳將以上之采風者爰撮其略者於篇

吳子曰世儒多以未昏守節為非禮震川歸氏作論引曹子問壻之父母死一節以證其失蓋歸氏承孔疏之謬以免喪弗娶為別娶以嫁之為改嫁遂使夫婦大倫幾成市道聖人制禮之意殆不然也夫昏禮自問名納采以至請期告吉皆父母之命父母沒而盡廢其成命有是理乎曹子問之言特告吉而遭喪者之變禮所謂免喪弗娶者即不忍即吉之義所謂弗娶而後嫁之者蓋免喪時弗娶遲久而後嫁之也歸氏據以律守志之女失其義矣聖人制禮以順人情故一與之醮終身不改第為已昏者言之而不及未昏者蓋不欲責人以所難而非謂能為其難者之非也王蠋不仕齊而死齊謂之忠臣龔勝不仕漢而死漢謂之義士以卓犖未奉養之臣而能盡臣道古之人猶尚難之況納其聘幣以身許之者哉若錢貞女者可謂能為其難矣例以王蠋龔勝之事不其然耶予故論之以慰貞女之心且破世儒之惑焉

房元齡上高祖太宗實錄論

盧 遂

人君不患無為善之心而患有諱惡之心唐太宗謂監修國史房元齡曰朕所以觀國史者蓋知前日之惡以為後來之戒大哉王言乎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非以示人主一代之嘉言也非以耀一代人主之鴻業也非以供史臣之阿諛群工之頌揚也故善者書從其略不善者書從其詳凡以冀如太宗所云而立以為鑒鑒於前代不若鑒於身之猶不遠也自人君有諱惡之心言者棄於市諫者棄於朝以故史臣珥筆動輒得咎有小善則張大其詞有災稜則忽略其文有異物則群指為瑞人君得志遂以此示天下欺萬世則何益矣吾于房元齡之上實錄不美房元齡之能監修實錄也而羨褚遂良之言不羨褚遂良之言而羨黃門侍郎劉洎之言遂良曰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此言誠是然不足以動人主之聽劉洎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記之此其危詞謹論能使人君掩飾之心厭然羞沮知勢可以凌載筆之臣而不可以禁天下之士可以掩一時之耳目而不可以逃萬世之譏評則無冒任其直書舉以為鑒自省其過以與天下共見豈不快哉豈不盛哉昔秦穆公自言其過而天下萬世無從而過之秦誓一書孔子取焉假令穆公歸其過于二三臣天下萬世必有覽逸史而罪穆公哭蹇叔而其詞者矣惟太宗深知此意故遂良言之劉洎

痛言之。至於六月四日事。雖太宗以周公誅管蔡。季友酖叔牙自倣。考其中不無父在父沒之議。而史官從而諱之。不幾負太宗喜聞過之意哉。他日太宗之言曰。人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朕以魏徵亡為鏡。亡。吾以為以國史為鏡。其知得失。猶愈魏鄭公萬萬也。夫無諱惡之心。自有為善之心。此永徽之政。所以有貞觀之風。興後之為君者。當如太宗之喜聞過而後可。為史臣者。亦當如劉洎等而後可也。

道術

張鏞

道也者。本乎太極之理。為性之見端。其體即為五常。而其用則不越乎五典也。傳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極之中和位育。皆渾舉之辭耳。列其目則有仁義禮智之德。具於中。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接乎外。故傳又言天下之達道五。由達道而推之。為九經。而後道之實乃著。實著而道之用以行。用行而見其大。而莫外此古來聖帝明王行道之術。所恃以為治天下之具也。道豈縣而無簿哉。且夫道之為名也。生人日用當行之理。猶四海九州千百萬人當行之路也。故言道必言行。言行必有其實。指其實而行。乃不迷焉。自後之人。不能以修齊治平為道。而見諸實事。僅以法古稱先者曰儒。空言性命者曰道。是道之與事已歧而二。於是有老佛二氏出焉。彼見吾儒言天命言性言道也。此曰天。彼亦曰天。此曰性。彼亦曰性。此曰道。彼亦曰道。顯然與吾道分行而崎立。求其為道之實。所謂體仁長人嘉會合禮利物和義貞固幹事與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者。一切屏去不存。止務所謂鍊氣歸神明。心見性者。謂之為道。噫。此特其為己自私之一術。豈吾道之所謂道哉。吾之所謂道者。不外乎五倫。不外乎政教。不外乎日用當行之理。體之為實。心行之為實事。措之舉世而同然。推之千萬世而皆準者也。唐虞之世。治道最古。

而其五教不過教以人倫。文王之敬止在於仁敬孝慈。孔子之自求在於子臣弟友。孟子敘述三代之道。皆所以明人倫。其言曰。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周禮大司徒之職。以卿三物教萬民。一曰六德。即中庸之三德。以行此五倫者也。二曰六行。即五倫之親義別序信也。三曰六藝。即以之相治相養。而達其親義別序信之心者也。總其人之類曰。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由是推之。朝廷則有君卿大夫士庶之等。推之室家。則有高曾祖父子孫。曾元伯叔甥舅宗族戚黨之蹟。推之天下。則有師儒寮案農工商賈鄰里鄉黨。賓族遠人之殊。要皆為五倫之所聯屬也。而不特此也。以佃以漁。以為耒耨。日中為市。衣裳舟楫。服牛乘馬。杵臼弧矢。上棟下宇。以封以樹。易之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古帝王殫精弊神。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者。莫非施之政教。以為斯民日用當行之事也。豈有舍之而別有所事。以為道者哉。然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來。為君為相。其道行。行則顯。故異端不得依附而託也。自孔子孟子以下。為師為儒。其道不行。所恃者空言。故楊墨之流。即起而張其說。楊氏為我。墨氏兼愛。逮其流弊。至於無父無君。孟子以其有害於人倫也。故辭而闢之。廓如也。後之人無孔孟之德。而老佛之害。過於楊墨。乃辨之者。不以倫常政教與夫生人日用之理。爭之於實心實事之間。第鯁鯁焉與之言性言命。言道。是言愈多而聽者愈

集

或幾乎息矣。使天下無兄弟朋友。則老死不相往來。而禮教信義亦皆窮矣。行道之術不外五倫。而五倫中之人。即為治天下行道之人。故凡南面而臨天下者。君也。行道者也。承流宣化者。公卿大夫也。輔以行道也。趨走而在官者。府史胥徒也。奉道而行者也。耕且鋤者。農也。繕遷有無化居執藝事以食其力者。商也。工也。嗚嗚焉。歸向以聽命於道者也。凡此皆吾道之行也。而況斯人也。皆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道在也。有外此而可以行道者乎。有外此而可以言行道者乎。以之治己則順而安。以之治人則公。而當彼遺棄五倫以求所謂清淨寂滅者。不過千萬人中之一二。人亦焉能為有為無。而必斤斤焉與之爭是非口舌乎。吾謂吾人止求道之行而已矣。道行而仁義禮智之德具於中。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盡於外。上之為吾君。吾相。政教致治之本。下之為愚夫愚婦日用當行之理。人人各足。而天下大經極之盡性知命。而贊化育參天地。皆吾道中事也。此道術也。其充塞之大。彌綸天地而無外也。其體不外乎五常。而其用不越乎五典者也。

孔子使子貢說四國存宗魯辨

嘗讀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稱齊欲伐魯。孔子使子貢救之。於是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疆晉而霸越十年之中。五國各有其變。操縱顛倒。一惟子貢為之。吾謂此非子

貢之言。乃戰國時人之語也。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魯有軍旅之事。其君大夫在焉。時子已去位矣。猶鯁鯁焉持其權而用之。此亦必無之事也。謂魯衰廢弱三家不支清之戰。冉有用矛之反殿後。在哀公十一年。未聞魯齊若是之甚也。況田常亂臣也。愼惡既兆。季札知之。是與常言之。而記載子貢之說之也。直教之持權濟奸。以基篡奪之漸。是何說也。且夫君子興滅繼絕。楚之滅六。莫藏文仲猶歎庭堅之不祀。句吳之國。泰伯之所立也。夫差愼諫信讒。自底滅亡。可也。乃曰使之者聖人。濟之者賢人也。欲謀魯國。遂舉姬姜兩姓之宗社而亂之。亡之不亦理之大不通者乎。至於越之為越。夫椒戰敗。吳方疲民以逞。句踐君臣日夜淬厲以圖用。乃霸越。黃池爭長。晉窺吳有內亂。不能久需。乃長吳於晉。晉因以強。今一切皆傳會於子貢之一說。且以為子貢之多才。聖人之知人任使也。亦大悖矣。按是役也。魯哀公之十有三年也。孔子之年既老。子貢殆亦聞性與天道之後矣。易曰。修辭立其誠。言忠信也。桓文假仁義而五尺羞稱。乃聖門之高弟大賢之儔。而如是之播亂。是非於列侯之門卿相之室也哉。伊尹以割烹要湯。孔子主癰疽與寺人瘠環。皆此類也。皆託於聖賢以自文其污者也。吾故曰。非子貢之言。乃戰國時人之語也。

答潘春泉書

徐熊飛

閏月初十日拜到手書。洒洒千餘言。雖遠隔千里。快然如接良晤。前書非敢警議前輩。以足下將嬗群雅之材。惟恐為一家言所域。故以芻鄙之言進。蒙抑然虛受。且過情稱許。不自滿假。慚悚益無可名。足下才高而學銳。來書談藝動輒皆確有定識。不為流俗所惑。至謂立言之道。必先從多讀書始。聖人復起。豈易是說哉。竊謂人之氣質不能無偏。前代著作留傳。必有與己所最近。就其所近而救其所偏。記所謂變而成方也。由正而至變。由變而至成方。此中甘苦得失。蓋畢世不能盡。而其本則以內心外心辨之。其詞而內心也者。雖白實無飾。傳於世也。必永其詞而外心也者。即沈博絕麗。終不足與道古。易曰。修詞以立其誠。記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然則文者。文其誠也耳矣。歷觀古人。謨述才力不足恃。源流不可不窮。詞華不足恃。義法不可不備。蓋源流清則持之有本。不見異思遷。義法備則無凌雜泛鶩之患。由是勉焉。期至於古之立言者。其能造而成家。固足信今而傳後。即未至成家。亦可無畔於前人之繩墨。此僕所有志未逮而望足下一啟其惑也。蒙示讀史之法。擬立史課。月與同人會講。其用心勤矣。興衰治亂之原。非史何以明其本末。然必會講以驗所學。竊有疑焉。史家記事代各不同。其體亦隨時互異。講其大者重者。則如蘇老泉權書。陳同甫

中興酌古論開門造車出門能合轍乎。若僅講其節目如班馬異同唐書糾繆等書縱極詳明精核於經世宰物之要何與。曩者復社幾社諸公嘗日經月史設立壇坫其後長虛氣而起爭端亦由於此。若讀書貴乎自得不必以口舌爭也。所論蜀某公詩僕嘗與之倡和其人天分甚高有崛起之才而荒於酒又得名太早不能窮究源流本末。迨精華衰落都以筆墨為遊戲而無識者尊之至與李杜齊列及其沒也又鳴鼓百面攻之豈足為定論哉。詩文遞授各有淵源非至中至正之途不能無所流弊。吳中如汪堯峰之文沈文慙之詩雖韓歐王孟復生亦必為之首肯而於才使氣者哆口訾擊多見其不知量也。西莊述庵竹汀諸老人皆曾親炙其緒論今盡凋謝不勝老成典型之感。邇來刻集流傳詩如吳枚庵文如王惕甫皆源清流長不越先哲軌度足下俱與往來講論優游著作之林其為不朽盛業甯可量哉。僕學無根實雖有志於古昏耗恂慙初無進益平生迂拙自守從不敢妄論文章流別以足下總角於習故傾寫懷抱以當平昔面談其言之不忤恃惠子之知我也。

黃泥塢親龍記

熊飛年十五讀書黃泥塢其東為竹林庵西曰竺庵樵舍數十家掩映深竹泉脈曲折由龍池繞何家堰出捨橋達於鴻漸之坂先孺人嘗省祖墓經此顧而樂之擬築

壽域於是未果也。及棄養下地。浮屠於是村之前岡山。住有先君子。見背。賃厝圓覺山之麓。日就傾圯。歲時往祭。輒感傷懷。抱悲不自勝。嘉慶十二年正月。過先孺人幽宮。土人以荒山一角求售。去厝處不百步。山巒由石船峰層折而下。至此左右開展。岡迴谷抱。竹樹深密。平坡一畝餘。土色如赭。可置窆。卜之吉。是年九月。少宰吳郡潘公憫余貧不能治葬。分廉俸相助。遂購而有之。乞青烏家定其窆穴。乃於臘月之杪。奉先考妣藏焉。童年失怙。賴先孺人拮据卒瘞。教養成立。所厯孤危愁苦之境。靡所不有。故遲之又久。始得擇土。疊石安我先靈。罪莫大也。墓傍數姓多舊時相識。茅檐雞犬。若在圖畫。自惟飢寒奔走。淹忽半世。上之不能綰半通之綬。光及泉壤。次又不能養魚種菽。棲依墓下。感念平生。不可以為人子。然竊有所願望者。研田所滋。或稍得贏義。當結團瓢於墓之左右。移破書千卷藏之。聽風木之悲號。撫霜露之凜冽。長守吾親邱墓。以護松柏而教子孫。則鮮民之痛庶稍慰乎。

絅齋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徐氏。諱光燦。字鳳輝。號絅齋。晚號頽然居士。世居平湖清溪之南。曰魚鱗隱。曾祖釗。太學生。祖永清。邑庠生。父宗樵。太學生。母屠孺人。太學君生子四人。先生居次。幼奇慧。有神童之目。弱冠受知學使者甯化雷公。補博士弟子員。試輒高等。時門

族鼎盛群從兄弟皆文藝斐然先生尤英英獨出與同邑沈文恪公陳青柯太守砥礪造就期以科名致通顯顧秋試輒報罷見儕輩皆掇巍科以去已獨浮沈諸生籍中鬱鬱不自得患咯血數年太孺人戒以勿復求進習養生家言以調血氣乃棄帖括謝賓客閉關却掃以琴書自娛久之病良已邑有老儒楊甘山講性命之學豁晦不銜又有道士陸潛齋善吐納導引工詩畫超然塵埃之外先生皆從之遊故年纔及壯即樂志賦畝不為世事所撓乾隆二三十年間當湖重舉洛如吟社張鐵珊徵君馬愛羅秀才為之職志見先生詩交口稱譽方是時海內承平閭閻殷富士大夫以風雅相尚社集之日青簾畫舫沿湖珠臺柳港間諸耆宿絃詩鬪酒上下其議論坐無先生不歡也間人述台嶽之奇輒青鞵布襪渡江往遊居三月遍歷瓊臺赤城石橋華頂諸勝而返由是詩益超逸入神年六十分斷家事命諸子各務一業坐卧一小樓布衣蔬食不問家人生產清溪水木明瑟國初沈氏伯仲望衡對宇黑蜨齋春及堂紅檀田舍諸故廬皆近在咫尺而峰泖之交元明間東南隱諸君子多避地於此如趙藝齋姚桐壽及明李李潛夫王仲遵高蹈遺跡猶有存者先生自製小舟名履舫僅容一人一琴春秋佳日命長年刺舟以出留連憑弔來往蘆花水月中見者臨流遙指以為神仙中人也嘉定李方伯令平湖時高先生之風三造其廬終

不得一見。嘗重遊泮宮。恭逢 引年盛典。壽荷金帛之 賜年逾九十。神明未衰。鎧

下猶作蠅頭小字。邑中親故。方將咏歌人瑞。為先生祝期頤之慶。不謂遽游道山也。方今野無遺賢。懷才抱德之士。又安有隱而不出者。然俗夫小儒。妄希終南提徑。刻厲矯飾。若硤硤皎皎。真能繼其末光。及利害當前。靡然喪其所守者。有之矣。先生不屑不潔視富貴。如浮雲。與人交。落落穆穆。無賢愚貴賤。固不欣然相對。雖家人婦子。有終身不見其喜愠者。蓋夷易性成。而又陶以和平恬漠之氣。故遇物無遷。如春風吹人。不自知其俱化也。昔顏光祿誅陶徵士。以為廉深簡潔。貞夷粹溫。和而能峻。博而不繁。先生殆庶幾焉。當學琴時。購得趙子固蛇腹古琴。聲甚清越。邑人倪雲根以琴名於時。招先生至家。盡授其絃指之妙。先是雲間李辰山。自粵西行。遽居東湖北。平韓石耕訪之。放鵲磯上。授以霹靂引之曲。霹靂引者。琅邪山道士所傳。高麗使臣奉千金為壽。請授此曲。石耕謝而卻之。至是乃授辰山。辰山授弟子江某。江授雲根。雲根以授先生。天下無二曲也。先生卒。此曲遂不傳於世。生平篤學嗜古。手不輟書。卷好與山僧羽士遊。乘興往就。或信宿不返。書法道媚。得晉人遺意。卒之日。海濱遠近。無不感傷悼歎。蓋高蹤道範。感人者深焉。先生生於雍正十一年六月十四日。卒於道光七年九月九日。壽九十有五。有山影樓詩文集若干卷。琴譜若干卷。配胡孺

人前八年卒。子環。邑庠生。理璞。琢皆太學生。孫錫爵。錫祚。錫嘯。錫齡。錫祺。錫嘉。錫祿。錫嘯。邑庠生。錫齡。乙酉科舉人。女一適太學生沈汝鳳。孫女七人。曾孫詞源。汝驊。詞瀾。汝駿。鴻。翥。汝駱。婚配皆士族。葬於某原。銘曰。

懿惟先生。式如金玉。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元化在抱。盎然天和。春風吹萎。繁條競華。不惠不夷。無比無匹。琴德千秋。詩情太古。水邊片石。烟外數峰。溪山高遠。先生之風。

太極西銘相表裏論

陶必銓

中庸之論天地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夫天地一道也分而為陰陽流而為五行散而為人物而人物之生莫不各得一天地之理以為性所謂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物同出一原者也故知其所為敦乃能明乎道之所以然知其所為流乃能盡乎道之所當然第非自誠而明者未有不由盡其所當然以明夫所以然者也嗟乎自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不有周子張子得不傳之秘而相與闡明之則道之為體為用不幾終晦也哉夫周子發先天之秘以繪其象而為圖張子明仁孝之宗以著其理而為銘蓋嘗綜其說而論之太極之數自一而二自二而四遂加其一為五行而遂下及于萬物其與易之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以為八卦者理同而象微異耳而易首乾坤豈非以天地其體陰陽其氣而乾坤其性情與是故天地之間其道一也然自太極動而生陽而乾道成男靜而生陰而坤道成女二氣交感以生以成則其小大之分親疏之等至于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是不當合其異而反其同哉且夫人之體性受于父母易知也今曰體性受于天地則習焉不察者多矣誠由男女構精而溯乎天地絪縕之始由父子似續而推于厥初生民之先則知父母之為父母且知乾坤之為大父母矣為父母之子則身體髮膚受之固不敢

毀傷為天地之子。則形色天性。不又當為踐形惟肖之聖人哉。顧不謂全受全歸。有以立人之極。而與天地參。如舜禹曾參諸人者。絕少也。眾人蚩蚩。不為修之吉。而為悖之凶。其有負于仁義中正之性也。亦多矣。噫。此則二子之微意。而有俟于後之人者歟。雖然。太極之說。闡先天之奧者也。其義精。西銘之旨。明萬殊之分者也。其用宏。他日程子以西銘授學者。而於圖說則秘之。後之下學者。其亦知所從事矣。

秋夜游東園記

己未之秋八月望日。陶子與客重為浮邱之遊。遂伯胡氏之莊。明日歸。意復若有未慊已。而皓月銜山。清光入戶。微風動庭桂。香氣從鼻間過。令人翛然作塵外之想。呼劉生躡影行。阡路紆迴。人聲聞靜。過山市。渡澗梁。坐憩于古所謂石井者。而憑弔焉。劉生曰。稍東折而北。生之居在焉。先生得毋有意乎。生請先。陶子欣然緣溪行。入峽口。風在竹林。琮琤之聲。與溪流相响。禽綠痕環碎。如玉屑之霏于地。而不可得拾也。忽而山犬一聲。嗥然破寂。隱隱一村落。鱗瓦修廊可辨。生曰。此鄰居某也。過此數十武。即生居矣。驟步抵其家。約近二鼓。則主人方解衣就榻。聞剝啄聲。索履出。迎曰。先生胡為夜遊至此。陶子曰。今茲之遊。夜耶。乃今而知余之為夜遊也。主人曰。光陰過客。浮生幾何。謫仙人嘗言之。吾烏知先生之不為東園遊乎。問會間杯盤。忽已羅列。

陶子曰中庭地白。盡移金樽而對明月乎。主人曰諾。遂相與列坐閣外。酒有既。備間
損嘉樹之實。芳桂之英。以助其韻。月到中天。花陰盡直。酒數巡矣。主人復起為指點
周遭。竹木之勝。傍舍之東。有慈竹一叢。主人曰。此西蜀物也。物為人遷矣。吾烏知人
之不為物遷耶。陶子曰。物固有之。然惟君子有不遷于物之心。是以有不易乎世之
名。花之影而西東也。月遷之也。然其亭亭者自在也。故遷者形而下者也。不遷者形
而上者也。主人大感悟。舉杯更酌。古樹鴉沈。茅檐露冷。客主酩酊解衣就寢。東方明
矣。啟戶不白而歸。

竹鄰說

友人劉君居于萊猗之園。簞簞之谷。一日質其號于陶子曰。予名雲。及冠某先生為
字曰躡青。先生之期于雲者厚矣。用是毅然有進取之志。而日復一日。吾猶故吾。忽
忽乎歲之不我與也。時則游息于竹塢之間。曰。嘻。吾且與竹鄰矣。夫其驚凍靈震。春
露披黃甲。迸蒼苔。引藩籬。而日上。僉謂其有干霄之勢矣。未幾斑駁乍穠。綠葉紛
高三四仞而止耳。所謂干霄者安在哉。然則竹辱吾乎。吾辱竹乎。吾固得而鄰之也。
雖然。虛而靜。通而有聞。竹有君子之德。圓而直。疏而勁。茂柯葉而不易于雪霜。竹有
君子之守。啟蜚而動。過伏而隱。竹有君子之時。風至韻流。璆然左徵角。而右宮羽。風

止籟靜不屈不撓肅然特立于庭階之前竹有君子之容噫嘻吾而與竹為鄰也竹其與吾為鄰乎竹而不與吾為鄰也將為君子棄而小人侶乎欲以為號而自警焉何如陶子曰善乎吾子之言竹也師心以虛成章而斐昔王子猷所居輒令種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談者以為高致顧考子猷生平多不滿人意此語適足為竹辱今吾子欲借鄰于竹而惕惕若有不得當者斯為有得于竹矣為子擇鄰莫宜于竹為竹擇鄰亦莫良于子者劉君躍然曰有是哉遂以自號

紅洲詩集序

徐軾

歲乙酉始遇吳君榕虹舟于玉帶河客舍。挹其容穆如。聆其言藹如。察其氣浩如。為心折者久之。越三載。以所著紅洲草投示。受而讀之。其詩于秩序倫紀。流連往復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夫言為心聲。有心世道者。言之自應爾爾。彼嘲風贊月之輩。揣摩聲律。鍾字句。誇多闢靡。縱極富麗。無補身心。去風人溫柔敦厚之旨遠已。余自少苦貧。年未弱冠。就食江河。二十年來。磊落故交。不下數百。才思華騰。比比皆是。求其獨行無虧如虹舟者。蓋付無一二焉。虹舟家邑之皂涇。尊甫鍾溪先生。春官報罷。曾志以歿。君緣弱齡。哀毀骨立。繼母在堂。依依色養。處昆季間。推甘就苦。鄉曲善士。咸以醇謹推之。家徒四壁。介然不苟。卒歲之夕。以菽乳當甘旨。一堂歡笑。處之晏然。噫。可謂貧而樂矣。余因之有感矣。孤寒下士。易遂初心。承平鉅公。難全晚節。昔宋祁微時。讀書荒寺。齋飯療飢。後躋顯宦。婢妾滿前。窮奢極欲。陳宜中為太學生時。伏闕上書。激揚清濁。驟登政府。依附巨奸。豈不以權勢所在。志慮昏昧。富貴之境。其處倍難于貧賤哉。虹舟年富力強。其才又足以弋青紫。使他日遇合富貴。保其初心。若更偃蹇貧窮。完其晚節。不淫不移。俯仰無愧。則余之所悵惓焉。至于詩之源流升降。風雅折匠。自有定評。無俟余之瑣瑣也已。

繫舟書屋偶集序

梅鏐

丙午之歲。小至之前。范齋吳君過訪。邀余偕出。語隨步緩。心忘足移。忽至其繫舟書屋。爲於時重霧常作。腥聞响零。朝暾不出。欲晴未晴。停半陽。盛條然開明。乃啟板扉。對几而馮俯仰。左右念往思朋。范齋慨然而歎曰。吾舟之作。不及陶梅之兩君。既成而敬咸歸。自秦康衢自南昌。景福自閩。聞山客信。信猶一飯之同群。今侯方遠宦。而不復見其三人。何獨歎噓於子之先兄與衡川乎。且夫朋友之輔乎師。而異乎師也。情將性濟。分與心夷。寓箴規於諧謔。即嚴憚而愉怡。彼忘年與忘勢。或強勉而差池。而他又何爲。伊惟董君。卽望天真。燕毛以坐。謙謙而尊。輿從不設。繒帶布巾。無簡書之責。無督課之勤。方之舟之。閱吾深淺。繫矣援矣。去我紛紛。何五年之久別。而不歸一臨。讀前此之尺素。固異地而同心。子烏可以無述。徒今後日之思。今也乃序其語而爲之歌曰。

景暉暉兮風定。林疏豁兮枝挺勁。梅可問兮柳無偵。仰山之高兮。池水俯鏡。方舟之虛曠兮。而我主客意深深。其太息。危有嘉粟兮。矜有肥董。夫子胡不歸。

山東布政使司布政使徐公墓誌銘

布政使徐公卒之歲。其子嘉禾葬於徐莊之祖塋。以元配虞恭人祔。越廿有五年。繼

配薛恭人卒。將合葬。子嘉穀以狀乞銘於其妻之外兄梅鏐。鏐固辭不獲。乃序而銘之。公諱鏐。字令民。先世自浙之蘭谿縣徙鹽城。世以學行名。公生而穎異。年十四試輒冠軍。中雍正癸卯鄉試。分校于浙闈。助教國子。今上改元。成進士。選庶常。授職編修。兼起居注。充三禮館纂修官。為湖南正主考。提督山東學政。出守雲南府。十年。擢糧儲道。以病免。痊補充沂曹道。數月。陞山東按察使。布政使。歲旱。祈禱致勞瘁。以乾隆戊寅六月廿七日卒。年六十有六。公在山東。矜慎庶獄。多平反。在雲南。端風化。興水利。弛關禁。不以暫久勤怠自遷。擢不次。滋益奮勵。遂不起。尤感念學政任滿。皇上召見。賜御纂性理精義。硃批上諭。日知會說諸書。異數不置云。鏐惟國朝自安溪李文貞倡明理學。相授受。

今天子嗣位之初。高安朱文端漳浦蔡文勤居師傳啟沃之任。爰暨股肱侍從。有楊文定孫文定諸公。當是時。宿遷徐編修用錫。退居久耄。老亦起用為侍讀。公於侍讀入則子弟。出則友生。薰陶聲氣。其助教國學也。以文勤薦入詞館也。以文定薦。故得簡在一心。蒸蒸向用。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嗚呼。伏哉。虞夫人早卒。及公以重恩誥封中憲大夫。兩夫人俱封恭人。薛夫人隨公任。仁慈多所助。公歿。守其法。施之終其身。胡先生禮全曰。乾隆初。每計偕入都。淮郡三十餘人。無不沐公惠。勤懇周洽不倦。

其自學政歸以八百金濟致仕座主黃公叔琳之貧其後人宜終窮乎公子三人嘉禾嘉穀嘉穎今惟嘉穀存李侍郎因培督學江蘇倨傲不禮後輩士獨與嘉穀周旋亟稱於人曰吾師有後狀稱公樂育人士於雲南尤深生平施與無算吾得以所聞證之銘曰

曾耀龍聲隆隆注經史傳無窮嘉潛德祖友克亦式穀父在木敕且誥世焜耀惟淵源之友師有提要兮易書詩